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天主教与怡保华人社群的关系——以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

科目编号：ULSZ3078

学生姓名：郑宇琪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陈爱梅 师

呈交日期：2015年8月27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2
第三节 文献回顾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4
第五节 研究难题	5
第二章 马来半岛与天主教	7
第一节 天主教教义概论	7
第二节 天主教进入马来半岛	12

第三章	怡保教会堂区比较研究	19
第一节	怡保教会堂区历史简述	19
第一小节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	19
第二小节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	25
第三小节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	29
第二节	怡保教会堂区比较研究	34
第四章	教会与社区·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	39
第一节	殡葬	39
第二节	祭祖	44
第三节	社群	48
第一小节	学校	48
第二小节	原住民援助计划	51
第三小节	其他	55
第五章	结论	58

参考文献	60
一 教会记录	60
二 专书	60
三 报章文章	61
四 学位论文	62
五 期刊论文	62
六 网路资料	63
附录	65

图表

<u>图表</u>	<u>页码</u>
图（1） “三位一体”示意图	8
图（2） 1949 年授权于圣米高堂的婚姻授权书	71
图（3） 圣米高堂第一场婚礼，1890 年 8 月 31 日	71
图（4） 圣米高堂第一场受洗，1890 年 8 月 31 日	71

图 (5)	圣米高堂早期受洗者之一, 1900 年 7 月 9 日	71
图 (6)	圣米高堂早期的西方人士受洗记录	72
图 (7)	圣米高堂第一个亡者, 1890 年 12 月 19 日	72
图 (8)	圣米高堂早期的亡者记录	72
图 (9)	圣米高堂早期的受洗者与司铎、修士及修女们的合照	72
图 (10) 至 (14)	圣米高堂从 1980 年至 2015 年的外观演变	73
图 (15)	“万有真原” 石雕字眼	74
图 (16)	“天主堂” 石雕字眼	74
图 (17)	“郑乾 (Sancte Joseph Ora Pro Nobis)” 彩绘玻璃	74
图 (18)	“若翰 (St. Joannes Baptista Ora Pro Nobis)” 彩绘玻璃 ...	74
图 (19)	公教中心 (Catholic Centre)	75
图 (20) 和 (21)	法国运来的花式地板砖块	75
图 (22)	旧式活动中心	76
图 (23)	三层楼的活动中心楼	76
图 (24)	旧式中国式法蒂玛圣母六角亭	76
图 (25) 至 (27)	新式中国式法蒂玛圣母六角亭	76
图 (28)	圣米高堂治丧所及其户外礼堂	77

图 (29) 第一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77
图 (30) 和 (31) 第二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77
图 (32) 和 (33) 第三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78
图 (34) 和 (35) 尚未开放的第四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78
图 (36) 圣米高天主堂的成人与儿童 (或婴儿) 坟墓	79
图 (37) 三德学校创办人 J. Salvat Fourgs 神父之墓	79
图 (38) 刻有籍贯的华裔基督徒墓碑	79
图 (39) 刻有“纪念先贤”四字之墓碑	80
图 (40) 信徒李玉芬随家族的扫墓方式	80
图 (41) 至 (43) 圣米高堂新春弥撒“祭祖礼”	81
图 (44) 圣米高堂 120 周年庆由三德中学铜乐队带领的游行队伍	82
图 (45) 为 Sekam 村村民提供义诊服务	82
图 (46) 免费提供给村民的药物, 主要药物赞助商为怡保法蒂玛医院	82
图 (47) 笔者和“原住民之友”参与者与 Sekam 村村民的合照	82
图 (48) 与 Sekam 村村民学习竹篮编织法的笔者	83
图 (49) 露德圣母堂教堂外观演变	84
图 (50) 露德圣母堂现有外观	84

图 (51)	露德圣母堂的露德圣母祈祷洞穴	84
图 (52)	露德圣母堂建堂纪念碑, 1959 年 9 月 8 日	84
图 (53)	永援之母堂于怡保花园住宅区的旧址	85
图 (54)	狮尾老人院附属小圣所	85
图 (55)	1964 年于桂和园新建的永援之母堂	85
图 (56)	永援之母堂 2012 年新面貌	86
图 (57)	Syed Putra 军营的 Ranger' s Camp Chapel	86
图 (58)	司铎与信徒们于永援之母堂旧址的合照	86
图 (59)	永援之母堂建堂纪念碑, 1972 年 4 月 15 日	87
图 (60)	永援之母堂翻修纪念碑, 2012 年 10 月 28 日	87
图 (61)	永援之母堂堂区社区中心暨办公室纪念碑, 1978 年 4 月 23 日 ...	87
图 (62)	永援之母堂牧灵楼纪念碑, 2002 年 6 月 23 日	88
图 (63)	德修女子中学明信片	88
图 (64)	圣米高中学明信片	88
图 (65)	德修孤儿院明信片	89
图 (66)	笔者采访永援之母堂采访朱兴文之照	89

表 (1)	马来西亚教区分布表	17
表 (2)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23
表 (3)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小圣所表	27
表 (4)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27
表 (5)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小圣所表	32
表 (6)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33
表 (7)	怡保各天主教堂比较表	34
表 (8)	怡保各天主教堂区弥撒时间表	36
表 (9)	2015 年治丧所租用费用	41
表 (10)	骨灰安置所建造详情及其部署	43
表 (11)	受访者名单及其详情	65
表 (12)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中英文组基信团表	66
表 (13)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基信团分布表	66
表 (14)	怡保永援之母堂中英淡文组基信团表	69
表 (15)	怡保天主教堂联络方式	70

天主教与怡保华人社群的关系——
——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

宣誓

谨此宣誓：本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2ALB02589

日期：2015年8月27日

摘要

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时便由圣保禄宗徒以延续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义为基础而正式成立，他也成为了第一任教宗。教宗从此成为了耶稣基督在世的象征，他有权作出任何对教会有益处的决定。1054年，基督教分裂出了东部东正教与西部公教会（天主教）。1662年，由于泰国政权交替所形成的社会动乱，使基督信徒备受迫害与驱逐，因而成为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将天主教传入马来亚的契机。1883年，天主教正式踏入怡保。怡保总共有三所天主堂，即怡保圣米高天主堂、露德圣母天主堂和永援之母天主堂。梵蒂冈总部也决定在马来西亚建立三大总教区，好分区域管理马来西亚的天主教教会。

在第二章中，笔者浅谈了天主教某些较为特殊的重要教义，其中有“三位一体”论、天主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论、圣母论、末世论等。这些教义成就了天主教信徒的信仰大纲，是整个教会的信仰基础。世人会对基督教产生一些类似于“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华人”的观念，或多或少也是因为此类种种观念所造成。

在第三章，笔者也从历史方面对怡保各教会历史理出了一个脉络，并对怡保三个天主教堂进行了比较研究，让人能更加深入理解三所教堂的不同之处。

笔者也在第四章中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论出了天主教会在怡保的发展过程及其对社区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字】 马来半岛天主教、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华人礼仪之争

致谢

首先，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笔者想像论文导师——陈爱梅老师表达万二分的谢意。谢谢陈老师不辞辛劳的教导与催稿，让笔者能够顺利的赶在论文截稿日期前赶完整份报告。

其次，笔者想感谢我家父母，不辞劳苦的载送笔者到处去收集资料。由于笔者尚无驾照，导致总是得麻烦他们的载送，在此表示深深的愧疚於感恩。当笔者脑经短路，一时记不得某专业名词时，也谢谢母亲的提醒与教导。

接下来，笔者想向怡保圣米高天主堂、露德圣母天主堂、永援之母天主堂及各受访问者说声感谢。因为他们的配合，本人才能够将所需要的资料收集完毕。想当然耳，本人对中国知网（CNKI）、华裔线上图书馆（Ariti library）、台湾国家图书馆（www.ncl.edu.tw）等各类网上资料库的感恩之情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没有它们让本人及时搜查一些看起来细微的重点，本人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份报告。他们的大恩大德，本人没齿难忘。

笔者也想谢谢这三年来教导过笔者的全体拉曼大学老师，没有你们的教导，本人不可能平安度过三年多的大学课程。除了老师，笔者也想向拉曼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胡小姐与各位职员说声谢谢，谢谢她们提供我们除了学术以外所需要的一切资讯。

这三年来，如果没有“才女帮”的死党，笔者的大学生活也将缺少很多的乐趣，故此，特谢谢才女帮里的仲康、荣腾、嘉仪、慈语、素环、嘉燕、敦铭、书麟、坚炜、慧菱、子恩、欣怡同学。感恩。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基督教产于一世纪以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社群中，由耶稣基督门下十二宗徒之首圣伯多禄为继续弘扬耶稣受难前所传授的教义而创建。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政权与信仰支柱，发展至今为此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经过其在 1054 年的中西部支派分裂，及西部教会于 16 世纪再次分化出的那支教派的又一次分化后，现今社会基本上处处可见基督教的信徒。

1662 年，天主教会正式通过巴黎外方传教会（MEP）传入马来亚，第一站便是吉打，之后再传播至马来半岛各地。1883 年，天主教进入怡保的土地，并陆续创建了 3 个各有特色的堂区。笔者便收齐了相关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再以怡保第一所教堂——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记录天主教会在怡保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怡保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基督宗教在全世界随处可见。然而，由于每个支派所主张的教义都有所出入，特别是施行华人文化传统礼仪与习俗的方面，导致许多人为此认为“成为基督教徒即是唾弃祖先的行为”，笔者在这方面也曾多次被要求解答这方面的疑问。笔者虽尚且称不上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也不愿自身的宗教因种种原因而被如此误会，便决定稍微浅谈其个中缘由，并希望透过此文章来厘清世人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在这方面的错误观念。

第二节 研究范围

公元 1054 年，基督宗教分裂成东西两大支派，东部称正教，亦名东正教；西部称公教，也就是天主教¹或罗马天主教。十六世纪，由于西部教会的专制化统治、胡乱引用教义、内部矛盾激烈等原因，导致反教宗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为此分化出脱离天主教的新宗派，即新教——也就是现今社会所称为的“基督教”；新教又因为教义的一些些微差异而不断分化，繁衍出若干派系，如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圣教会、真耶稣教会等二十四大教派，而这些教派，还不包括零零星星的仅有几个教会的小教派。

然而，本文的研究范围并不着重于此，而当是天主教进入马来亚的历史及其在怡保的发展。其中，笔者会从历史学角度与人类学角度，并辅以怡保第一所天主教堂——圣米高天主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对天主教会对该社区所做出的贡献进行论述。笔者之所以会选择该教堂为重点研究对象，是因为其至今已有逾 125 年历史，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它也是第一位将天主教带入怡保的司铎所创立的教堂，颇具研究价值。

此外，本文也会从天主教教义的角度出发，浅谈人们对“加入基督教等同于灭祖灭宗”观念的误入，进行叙述。

¹ “天主教”这名词沿用自明朝。因当初公交会在传入中国时所采，坚决使用“天主”一词来形容唯一的主。而非“上帝”“神”等较容易引起混淆的词汇，故名之。

第三节 文献回顾

对于“基督教”这一课题，其实自古以来便有学者对之进行不同层面的叙述与研究。然而，针对马来半岛天主教的学术型研究则较少。

马来西亚研究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著作并不多，在市面上找得到的有 Felix George Lee 所著之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alaya*²。这本书记录了马来亚至出版年间的天主教会历史，并列出了 30 所位于吉隆坡、檳城、马六甲、新加坡与怡保的教堂名单。然而，比起教会历史，这本书更着重论述马来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

Robert Hunt、Lee Kam Hing 和 John Roxborough 于 1990 联合出版的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A Denominational History*³。这本书集结了三位作家对马来西亚基督宗教发展史的作品。然而，它是以整更基督教体系来进行论述，而非专注于天主教——除了由 John Roxborough 所著的‘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为了更好的理解教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他的宗教发展历史是佐以马来西亚历史来进行一个大型的论述。

除了专书，笔者也从一本名为 *Malaya 500 Early Postcards*⁴（于 2008 年出版）的图画册里看到了马来西亚早期的教堂与社会面貌。由于马来亚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怡保——都是由西方人所打造，其中更是包含了当时教会所协助

² Rev Felix George Lee, 1963,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alaya*, Singapore: The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td..

³ Robert Hunt, Lee Kam Hing, John Roxborough, 1990,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A Denominational History*,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

⁴ Cheah Jin Seng, 2008, *Malaya 500 Early Postcards*,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建立的各大建筑物的面貌。它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对马来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为了进行本文所需要的资料采集，笔者选用了文献与文本研究、采访等研究方法。

一 文献与文本分析法

关于资料收集的部分，作者首先到了怡保三大教堂的档案库收集相关的资料，再进行分析。除此之外，笔者还到了金宝拉曼大学图书馆、槟城与怡保国立图书馆、槟城恒毅中学图书馆、乔治市世界遗产看守者（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GTWHI]）等地方收集了所需用到的专书。另外，笔者也通过中国知网（CNKI）、华裔线上图书馆（Ariti library）、台湾国家图书馆（www.ncl.edu.tw）、各大报馆媒体的官方网站等网络资料库获取了相关的论文、国内外期刊、报章等资料作为参考及辅助资料，笔者从所获得的资料中进行分析与过滤。

二 采访

然而，由于题材的缘故，图书馆所备有的资料并不能满足笔者的要求。笔者便在各教堂活动活跃时间到各教堂，对教友与司铎进行访问，希望能从中理

解到各堂区的教会组织与信徒状况等信息。尔后，笔者再从访问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过滤与编排，避免使用任何的不确定性资料。

第五节 研究难题

首先，笔者所面对的主要难题在于当撰写论文时，选用适当词汇的艰难。由于题材缘故，笔者所能够得到的大部分资料都为英文，而一些宗教术语的翻译则成为了需要优先解决的难题之一。为此，笔者终于在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司铎的推荐下使用了由主徒会恒毅月刊出版社所推出的网络版《天主教英汉袖珍辞典》⁵。许多宗教专业术语翻译问题这才得以解决。

此外，由于历史缘故，“基督教”及“基督徒”等词在漫长的词汇历史发展中衍生出了不同的定义。如“基督教”一词，其实本为解释全部以信仰基督为宗教的全部团体的总称，“基督徒”也是指的以基督为信仰主神的众指派的信徒们。后来由于“基督新教”一派的宣传工作做得极度充分，使世人皆认为“基督教”是“基督新教”的简称，其信仰追随者也称为“基督徒”，而非“基督新教徒”。后来为了容易区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徒，只得另外称呼他们为“天主教徒”及“东正教徒”。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便决定将“基督教”用以称呼全部以基督信仰为主的宗教团体、“基督徒”则用以称呼全部基督教教派的信徒们，然后再辅佐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词汇来进行论述。另有，“司铎”指的是驻在一所教堂的神职人员，其负责管

⁵ 主徒会恒毅月刊出版社（年日不详），《天主教英汉袖珍辞典》，<http://www.jiamo.org/Collection/Dictionary/Dictionary.aspx>。

理教堂一切的大小事务，“神父”指的是正在主持一个宗教仪式，即感恩弥撒的主祭。

再者，有时由于访谈对象记忆或立场问题，其所给予的答案与笔者所得到的资料偶尔会产生出入，让笔者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分析与理解。然而，由于这部分所得到的资料是构成这份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因此，过程虽艰难，但是值得的。

第二章 马来半岛与天主教

在这章节，笔者将先行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论，让读者对天主教的教义有个简单的概念，以作为了解这篇论文后半部分的基石。笔者也会浅谈天主教进入马来西亚的历史。

第一节 天主教教义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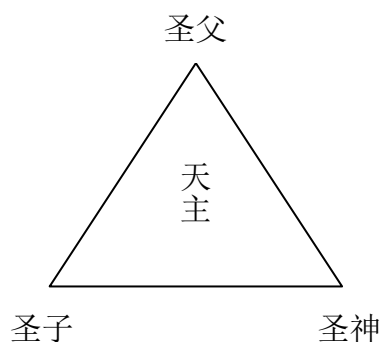
基督教分裂为三大派别后，除了保持因历史元素所形成的基本特点之外，各个派别还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⁶天主教的特色在于它除了围绕《圣经·旧约》而转的教义外，它还发展出了一些主要包括了上帝论（有三位一体论、创世论、救赎论）、末世论（最后审判说、天堂地狱论）、教会论、圣母论等的教义。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尊玛利亚为圣子之母（即圣母）。以下笔者将举出一些重要的教义来进行论证，巩固文章内容，以为论文后半部分的理解建下一个基础。

⁶基本上而言，天主教采取教宗制度，将罗马的主教视为所有基督教的超级主教。他们以思想家特土良至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思想与诠释为主。他们以圣经、信经和教会法规等经已客观成文的成规来解决一切争议，并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待救恩与人、神的关系。他们后来发展出善功补赎、尊崇玛利亚及圣徒等中保、圣礼圣体等的制度。

东正教则尊奉君士坦丁堡为基督教世界的主轴，并发展出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神学特色。他们认为大公传统与教会礼仪就是他们的敬拜核心与神学源头。由于他们倾向于传统的神圣启示，因此很难找到属于他们的独特系统神学理论。

基督教为天主教所分裂出来的支派，因此也受他们的影响，其体系与教义信仰偏向理性和法律的概念，但在教会组织、礼仪、圣事等神学立场上与天主教有所不同：1. 认为圣经具有高于一切的基督信仰与习俗的权威；2. 认为所有的信徒就是祭司，并称之为牧师，而非神父，且认为除了耶稣基督外，并不需要其他的圣徒或中保；3. 认为只要有信仰便可，行为并非关键。

首先，在“三位一体”论中，天主教认为，世界和宇宙中其实存在着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天主。祂是独一无二、无所不能、创造有形和无形万物的神。由于祂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神，所以称祂为“三位一体”的天主。因“圣父”在天，称祂为天父，被认为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力量，所以祂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圣子”为耶稣基督，受圣父的派遣透过圣母玛利亚降世成人，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拯救世人的苦难，祂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而“圣神”则是天主与人的中介，启迪人的智慧、信仰和勇气，使人弃恶从善，多以白鸽的形象出现，祂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这三个位格不是各自独立的三个，而是同一本体，三者组成天主的统一整体。然而，有些反对派则认为这只是传统教义，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这个词汇的记载，它只是教会通过上下文及前后联系推敲而出的概念，故而否认之，只赞同“一位论”。



图（1）：“三位一体”论示意图

其二，便有“天主创世说”。天主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天主创造的，人类当然也是天主创造的。从《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中可得知，天主用了

五天时间创造出了自然界万物⁷，第六天造爬虫走兽和人类（亚当和厄娃），第七天歇息⁸——七天为一周循环的日子计算法由此而生。“天主创世说”是天主教的核心。恰恰是因为天主创造一切，祂才被说成是至高无上、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唯一真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因此，祂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圣洁的，都是无罪之有的。由于世间万有都是祂所创造的，因此除了这“三位一体”，便没有其他的神。

接下来便是“原罪说”。天主教认为，人与生俱来便是有罪的——这并非说人的本性是邪恶。当初天主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厄娃——那时的他们仍是纯洁无暇的。他们被安置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伊甸园内有齐一切东西，又有超性的恩典，却没有痛苦，这一切便是人本身就应该拥有的“原始境况（Original State）”⁹。后来厄娃在魔鬼的引诱下，怂恿亚当偷吃了伊甸乐园内能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即禁果（智慧果），从而产生了欲望、知识与罪恶。这触怒了天主，他们因此被驱逐出乐园，“下放”到地上劳动。他们所生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全人类——便会将原罪一代代的传下来，成为人类苦难的根源。即使是刚出世即死去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这时，“原始境况”在“原罪”下也随即成了“沦落的境况”¹⁰。

⁷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所记载，天主的五日创世工程顺序排列为昼夜；天；陆地、海洋、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海中生物、天上飞禽。

⁸ 《圣经·旧约·创世纪》，页 9 至 11。

⁹ 刘赛眉修女（1992），〈圣母“无染原罪”的意义〉，<http://www.dolf.org.hk/hotline/faith/43712.htm>。

¹⁰ 同上。

因着这些原始罪过，“救赎说”便应运而生。人类既然有了原罪，却又无法通过任何的方法自救，那天主便甘愿牺牲其独生子耶稣，派其降世间，代受人类的罪而死亡，以流出的鲜血赎人类的原罪，并坚信只有相信和依靠一个救世主耶稣为人类赎罪，人才能求得死后永生。但这并非只是信便能得永生的，信徒们必须得经过“受洗”¹¹才能彻底洗清原罪。

而圣子耶稣若要降生至人间，便必须得通过一个他在人世间的载体，那即是无染原罪的玛利亚。这时便提出了天主教专有的“圣母论”。天主教认为，玛利亚既能够担当“圣母”的角色，自然是因为其身上所发生的“奥迹（Mystery）”¹²。圣母身上的第一个奥迹便是她得到天使的领报（也就是接受即将未婚怀孕的通知）及耶稣从她身上降生，另一个奥迹则是其“无染原罪”之身。之前有提过，每个人生下来便是带有原罪，身体已经受玷污，又何来“无染原罪”一说？天主教认为，玛利亚与天父其实是一种合作者的关系。为了让耶稣降生成人，祂便让玛利亚身上的“沦落的境况”通过《圣经》中曾无数次提到过的“充满恩宠（Full of Grace）”，回到这个一开始无染原罪的“原始境况”，如此耶稣降生下来也才能免于原罪。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天主教将其追封为“圣母”的原因。追求根底，是因为圣母在整个救恩史中不仅不会掩盖

¹¹ 受洗，指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教派均有洗礼）。受洗对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其意表明，该人对基督信仰清楚并相信所信的，再则愿意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归入基督。以至认为基督在他里面，他也在基督里面。洗礼有分点水礼和浸礼 2 种，前者只是把祝圣过的水倒在（或洒向）受洗者头上，后者则是把受洗者放进水中再扶起来。

¹² 根据圣保禄在《圣经》所述，“奥迹”指的是和天主的狭义救恩计划——即耶稣降生成人，死于十字架——有关的一切事。比如耶稣，他本身即是奥迹。因为他降生下来一直到死亡的三十三年内所做的一些言行举止都与救赎人有关系。但圣母本身并非奥迹，她只有在人生中的歌特殊时刻与事件才可称之为奥迹。

了耶稣的地位和光荣，反而衬托出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史当中的角色和地位的重要性。¹³ 顺提，天主教的信徒总是将圣母挂在嘴边，甚至过度崇拜圣母，导致有成为“异端”的先兆，后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¹⁴上清楚说明了“基督是天主与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圣母中保¹⁵的角色完全隶属于基督”¹⁶后，这情况才有所改善。

最后便有“末世论”。天主教认为，世界末日终会到来。在那之前为止，每个人都必须得面临“个人末日”，既是“死亡→私审判→地獄、炼狱、天堂”的过程；而当末日来临，便是“世界穷尽”之时，到那时，耶稣基督必会再来，已死的人们肉身复活，接受公审判决定最终面临的到底是新天新地（永生）还是永罚。¹⁷教会把天堂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它是“黄金铺地、宝石盖

¹³ 见注 8。

¹⁴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由罗马天主教所召开的全体主教会议（大公会议也称作公会会议），可分为“全球性会议”与“教区性会议”。于 1869 年 12 月至次年 7 月所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第 20 次大公会议。1962 年 10 月 11 日至 1965 年 12 月 8 日所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简称梵二会议）是现代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因为是在罗马梵蒂冈举行，故得名。十八、十九世纪时，天主教教义和世界产生了许多冲突与不协调，但教会仍置之不理，直至二十世纪中叶才惊觉事情已经严重得可能面临灭亡的危机，当时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才终于决定召开梵二会议，以反省一下教会的思想和做法。梵二会议宣布了以下革新：神学革新开放、对世界作出积极评价、宣布天国在此世、扩大上帝的救赎神恩、制订新的教会学、组织改革及礼仪改革。

资料来源：梵蒂冈广播电台（年日不详），〈天主教历史浅谈·下册·第十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1958 年至 1980 年）·第 70 至 74 节〉，<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churchhistory/storiaconcis/2storia73&74.html>

¹⁵ “中保”，从希腊文来看有“中间人”的意思。在这边，即是有“在天主面前代表人，又可以在人面前代表天主”的意义存在。

¹⁶ 潘国忠（1999），〈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介〉，<http://www.peterpoon.idv.hk/faq/004.pdf>，页 5。

¹⁷ 〈天主教教理·卷一·信仰的宣认·我信永恒的生命〉，http://www.vatican.va/chinese/ccc/ccc_zh-t-1020.pdf，页 1 至 6。

屋”，“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感官都能有相称的福乐”。地狱则到处是不灭之火、蛇蝎遍地、永远饱受饥饿之苦，可怖到了极点。¹⁸此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还有炼狱。有一定的罪，但不必下地狱者，就被暂时放在炼狱里受苦，去面对一个彻底蒙羞、痛苦的过程，等所有罪过炼净，补赎完了，方可进入天堂。

以上即是天主教的教义，同时，它也是天主教信徒信仰的大纲，它突出的是信仰的超性部分，是整个教会信仰的根基。

第二节 天主教进入马来半岛

早在 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时，葡萄牙传教士便紧随在后踏上马六甲土地，包括著名的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于 1545 年至 1552 年的传教活动。然而，由于种种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所导致，他们的活动并没有扩展至马来半岛其他地方。1641 年，当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时，他们更是对罗马天主教采取了取缔行动，以大力宣传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¹⁹——Daniel Bower 神父也在 1662 年翻译出了第一本的马来文《圣

¹⁸ 见注 7，页 1970 至 1974。

¹⁹ 归正会，是荷兰的一个基督教派，属于归正宗（Calvinist）。归正宗（Reformed Church）又名加尔文宗或改革宗，是基督教的新教宗派之一，以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归正”有经过改革而复归的意思。这教派产生于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安立甘宗（Anglicanism 或“主教制教会” Episcopal Church）和路德宗（Lutheranism）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派。据其所分，归正宗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归正宗（Continental Reformed Church）指的

经·新约》，由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出版。因此，天主教的传播其实是始于北方的泰国，并由后来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E.P.）²⁰带入吉打，以至后来向南传播至全马来半岛。

约 1662 年，因为当代泰王施行对宗教容忍的政策，MEP 传教士在泰国大城（Ayutthaya, Thailand）设立基地，以期成为该区域的传教中心。不过，随着泰缅战争²¹的爆发与泰国政权的交替，天主教徒为此备受迫害与驱逐。他们只好逃至吉打、普吉（Phuket）及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的西部沿岸避乱。这才导致初期天主教团体于 1781 年正式在当时泰属省份之归达港口²²（Port Quedah）——即现今马来亚的吉打港口（Kuala Kedah）——成立。这第一批的

是欧洲大陆的加尔文主义教会；广义的归正宗（Reformed Church）还包含长老会及公理会等所有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教会。

加尔文主义常指“救赎预定论”和“救恩独作说”，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并不能如天主教会所主张的“唯有透过正义的行为才能获得救赎”以及逐渐成为天主教神学主流的“神人合一”/“三位一体”的主张，他认为正确的基督教教义应该回归《圣经》，认为《圣经》才是信仰的贵高权威。

²⁰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语：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英语：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为法国天主教的男性使徒生活团，1659 年成立于巴黎，1664 年得到教宗的批准。总部设在巴黎。它不同于传统的天主教修会，是历史上最早的全力从事海外传教——特别是亚洲——的天主教组织。有关组织除了需时常与罗马天主教总会保持紧密联系外，其使徒也需熟悉当地文化风俗以寻找适合的信仰传播方法，并以建立本土教会为终极目标。

²¹ 泰缅战争（1765-1767）是大城王朝与缅甸贡榜王朝的第二次战争，泰国与缅甸已经为兼并土地、掠夺劳力和取得中南半岛政治经济优劣而进行的维持了约 3 世纪（16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的长期战争。后来当英缅战争第一次爆发而导致缅甸开始沦为殖民地后，泰缅战争才遂告终止。

²² 在第 7 至 8 世纪期间，吉打州仍处于苏门答刺（Srivijaya）的管辖范围之内，尔后又受暹罗（泰国）的管制直至马六甲王朝在 15 时期兴起为止。后来马六甲王朝惨遭葡萄牙所灭后，该州就一直遭到葡萄牙、亚齐、与暹罗的攻击。期间，为了避免暹罗的侵略，吉打州苏丹求助于英国代表法兰西斯·莱特上校（Captain Francis Light），并决定在 18 世纪先后将槟榔岛屿与威省割让给英国。然而，吉打州还是再于 1821 年落入暹罗之手。1909 年，英国在英暹条约之下取得了吉打州。几经辗转，在日本殖民结束后，吉打州终于在 1948 年成为了“马来亚联邦”的州属之一。

信徒约 80 人，乃是葡萄牙人与缅甸女人或泰国女人的后裔。²³他们成功获得了吉打州苏丹的庇佑，利用其所献赠的住屋改建为本土的第一所天主教堂——吉打圣米高天主堂，而 Arnold A. Garnault MEP 神父成为第一任司铎。

1786 年，Garnault 神父与其友协助英属东印度公司代表法兰西斯·莱特上校（Captain Francis Light）到槟岛管理及发展槟岛。Garnault 神父也顺势在获赠的一块土地上建立起了第二个信仰基地——圣母升天堂（Church of Assumption），他也自然成了其首任本堂神父。槟岛随之成为了拥有大批信徒聚集的地段，据说，其信徒数量在 1827 年已达到 1200 人。然而，除非其统计数据囊括了更为广泛的范围（比如威省），否则根据 1833 年人口普查数据所显示，其信徒人数只有约 700 人。²⁴MEP 以圣母升天堂为基地，将传教活动扩散至半岛各地——峇当丁宜（Matang Tinggi）（1850 年）、大山脚（Bukit Mertajam）（1856 年）、槟榔律（Penang Road）（1857）等。

后来，由于锡矿业与橡胶业的兴盛，英国政府从中国、印度及锡兰引入大批的华人与印度人，造成人口激增，村镇也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MEP 传教士开始学习本地语言并依照各堂区的种族结构而分头进行各项传教工作。1857 年，继位于槟榔律天主教坟场隔邻的首个印裔堂区“圣方济堂区”（St. Francis Xavier's Church）成立后，峇眼色海（Bagan Serai）、高渊（Nibong Tebal）及安顺（Teluk Anson）也相继出现了印裔堂区。于 1854 年，首个华裔堂区，称为“耶稣生命堂”（Parish of the Holy Name of Jesus），在浮罗山背（Balik Pulau）

²³ 见注 3，页 10 至 11。

²⁴ 见注 3，页 11。

宣告成立。它为当地华裔农民及小店主提供服务。1856年，Adolphe Couellan 神父在大山脚建立了一所小教堂，奉献给他所虔爱的圣安纳。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一座闻名遐迩的朝圣教堂，吸引全国各地——包括新加坡及泰国等地——众多信徒的到来，特别是当到了每年7月间的主保日，约有25万名信徒出席参与弥撒及其他仪式。²⁵

除了华印裔信徒，教会也并未因此忽略本土土著的信仰传播。1847年，Borie 神父在阿依沙叻（Ayer Salak）获得了马六甲政府的同意，在其所赠送的1000英亩地上建立起了圣玛利亚堂（St. Mary Church），将该村打造成了一个天主教村。1871年，Borie 神父退休返回法国后，这班称为 Orang Mantra 的原住民便迁徙至森美兰州的拉务（Labu）和芦骨（Lukut）。

时至1808年，原本于1665年设立在泰国大城的大修院（College General）搬迁到了地点适中而局势较稳定的槟城浮罗地滑（Pulau Tikus），全亚洲神学院学生也陆续到此进修，第一本华文《圣经》翻译本也在1823年面世²⁶。据数据显示，直至1932年为此，已有约500名神职人员——包括逾50名殉道者——在此进修完毕後便到东南亚各国服务。²⁷1852年，“圣婴修女会”（The Sisters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以及“公交学校兄弟（修士）会”（The

²⁵ Diocese of Penang, 2005, *Golden Jubilee Diocese of Penang, Malaysia*: Percetakan U-tech Sdn Bhd., pg 22.

²⁶ 见注3，页ix。

²⁷ 见注3，页12。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即“拉萨尔修士会”（La Salle Brothers）²⁸陆续到马来亚半岛的主要城镇创立学校与孤儿院。

1930 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橡胶与锡米价格大跌，许多人士为此失业，英国政府也因此而管制中国移民的入境。许多法国传教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回国。而在二战时期（1940 至 1950 年代），战事虽然严重影响全国教堂及天主教机构的运作，众多神学院学生仍然决定逃难至槟城，进入扮演着信标灯与避难所的大修院继续进修。毕业后，他们因无法回国而留在马来亚或邻国服务。于是，接受本地训练的神父们逐渐取代外国传教士，进行各项传教活动，各地信徒人数也逐渐增多。

早在 1888 年起，为了方便管制，马来亚与新加坡两地的教堂都由马六甲教廷（马六甲教区在葡萄牙入侵马六甲时期已成立）所管辖。在马来亚联合邦成立²⁹后的第七年间（1955 年），梵蒂冈教宗终于决定将新、马两地的教会进行划分管制，后来新加坡独立出来后，便将两地重新进行划分。新加坡被划分出来自成一新堂区，马来西亚则成为了现有的三个总教区和六个教区。

²⁸ 公交学校兄弟会（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又或称 De La Sallian Brothers），也有“拉萨尔修士会”之称，正式名称为“基督学校修士会”，是一个天主教的修会组织，专注于教育和相关事务。该教团成立于 1680 年，是首个没有神父驻团的天主教组织，成员都是修士，多为教师，专注与教育事务，甚少插手宗教事务。

²⁹ 马来亚联邦（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 Federation of Malaya）成立于 1948 年 1 月，由九个马来州属（玻璃市、吉打、吡叻、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所组成。

表（1）：马来西亚教区分布表

总教区	所管辖教区	详情
1. 吉隆坡总教区 → 1888 年属马六甲教区管辖 → 1955 年升格为教区 → 1972 年升格为总主教区，辖马六甲—柔佛教区和檳城教区	1. 马六甲—柔佛教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558 年自果亚分出，1838 年撤 ➤ 1841 年成为宗座代牧区 ➤ 1888 年恢复教区 ➤ 1953 年教区升格为总教区 ➤ 1955 与新加坡合并为马六甲—新加坡总教区 ➤ 1972 年新加坡总教区分出，本区改属吉隆坡总教区
	2. 檳城教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888 年属马六甲教区管辖 ➤ 1955 年升格为教区
2. 古晋总教区 → 1927 年建立宗座监牧区 → 1952 年成为宗座代牧区 → 1976 年升为总教区，管辖美里、诗巫、亚庇、根底咬和山打根五个教区（亚庇在 2008 年被升为总教区，并接管山打根和根底咬教区）	1. 诗巫教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6 年升为教区，受古晋总教区管辖
	2. 美里教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59 年成为宗座代牧区 ➤ 1976 年升为教区，受古晋总教区管辖 ➤ 1997 年区内的汶莱成为宗座监牧区
3. 亚庇总教区 → 1885 年建立宗座监牧区 → 1952 年成为宗座代牧	1. 根底咬教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2 年成为教区，原受古晋总教区管辖 ➤ 2008 年 5 月 23 日改由亚庇总教区管辖

<p>区</p> <p>→ 1976 年晋升为教区，属古晋总教区</p> <p>→ 1992 年根底咬教区分出</p> <p>→ 2007 年山打根教区分出</p> <p>→ 2008 年 5 月 23 日升为总教区，下辖山打根和根底咬教区</p>	<p>2. 山打根教区</p>	<p>➤ 2007 年 7 月 16 日自亚庇教区分出，属古晋总教区</p> <p>➤ 2008 年 5 月 23 日期改为亚庇总教区管辖</p>
--	-----------------	---

（资料整理自：Daniel Liew（2008），〈天主教历史（马来西亚）〉，优管

<https://youtu.be/5chplowG4GQ>）

从表（1）可看出，梵蒂冈教宗将新、马两地的教会划分为吉隆坡、古晋及亚庇三个总教区和马六甲—柔佛、檳城、诗巫、美里、根底咬及山打根六个教区。后来，新加坡的独立将“马六甲—新加坡总教区”变更为“吉隆坡总教区”。现在，马来半岛上只存有吉隆坡总教区和其管辖之下的马六甲—柔佛教区及檳城教区，其余的（总）教区皆为东马所属。

这种以“区域”作为教堂分类的原则与过去所实行的以“语言”区别而择地建教堂的做法大相庭径。这种区域性原则使教堂得以在不分语言和种族的情形下最大限度的开放给有关堂区所有教友。

第三章 怡保教会堂区比较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怡保唯三所的天主教会的建堂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并进行比较研究，好从侧面解释笔者选择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研究例子的原因。

第一节 怡保教会堂区历史简述

在槟城天主教教区的领导与管制下，怡保的天主教堂只有 3 所，即圣米高天主堂（Church of St. Michael）、露德圣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与永援圣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Mother of Perpetual）。而若说到怡保的天主教堂，便不得不提及 J. F. Allard 神父。1875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派遣了当时身处槟城的 F. Allard 神父到太平吉辇包（Klian Pauh）建立吡叻州的第一个华裔堂区。8 年后，当他再次被派遣到华都牙也（Batu Gajah）进行传教任务时，他同时派遣了他的助手——精通当地语言的 Emile J. Mariette MEP 神父去向一些定居在约 36 公里以外的怡保天主教徒服务。在这一刻，天主教正式进入了怡保。

第一小节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Church of St. Michael, Ipoh）

1880 年，锡矿的开采引入了大量的华人劳工，繁荣了怡保。在短短的 7 年内，该城市的华人人口已经从 1882 年的 4,000 人增至 60,000 人，³⁰信徒人数也

³⁰ 见注 24，页 119。

随之增长，因此，一座盖着亚答屋顶的木式教堂便在现已变成德修女子中学（The Convent of the Hoy Infant Jesus，现名：SMK Main Convent）礼堂的旧址上建立起来，Emile Barillon MEP 神父担任堂区首任司铎。然，怡保圣米高天主堂（Church of St. Michael, Ipoh）的建堂日期其实并不详，只是可以从该教堂的受洗记录得知，第一次的受洗记录可追溯至 1890 年 8 月 31 日，那时有共十位的受洗者；³¹同时也在当天举办了第一次的婚配仪式。³²至 1891 年终为止，该教堂信徒已增至 250 位。³³

1892 年时，信徒人数增至 800 位，³⁴新接任的 Pierre Louis Perrichon MEP 神父便在 1893 年三月期间成功购下位于教堂路（Jalan Church）的目前地段，开始了新教堂的建筑工程，直至 1895 年 6 月方竣工，并于次年祝圣³⁵。这新教堂采取歌德式（Gothic）建筑风格，其建筑工程主要由一名华裔信徒——梁亚忠先生——以\$14,000 承包下来，因此并不难在该教堂发现一些中文字的踪迹，³⁶这是其他 2 所教堂都没有的。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该教堂的绝大多数信徒都是华人——特别是客家人——所致（那时的教会堂区信徒分布主要还是以种族划分为准）。据刘崇汉研究所得数据显示，从 1901 年的人口统计中便可看

³¹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本土人士受洗记录档案，1890 - 2014。

³²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婚姻记录档案，1890 - 2015。

³³ 见注 30 及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西方人士受洗记录档案，1930 - 2014。

³⁴ 同上。

³⁵ 祝圣，一种存在于佛教和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在这里指的是天主教里实行的一种对祝祷对象的降福。据《圣经·旧约》所记载，祝圣是一种使人或物成为圣物或归于天主名下的一种传授神权的方式，由神职人员（修女和修士除外）所执行，与佛教的“开光”有异曲同工之处。

³⁶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档案，1890 - 2015。

出，其实锡矿最多的地区便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就拿吡叻州的近打区来说，其中超过 80%的华人便是客家人。³⁷所以那时该教区的弥撒主要媒介用语是客家话，一直到后来才逐渐转换成华语。³⁸后来因为不谙华语与客家话的外国信徒（主要为西方人）逐年增加的缘故，大约于 1930 年代，英文便开始被使用。再加上 1933 年后上任的司铎们大多也都不会华语或其他方言，因此英语便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军霸占了圣米高学校，该堂区司铎 Jules Paul François MEP 神父便决定让驻守圣米高学校的公交学校兄弟（修士）会的修士们与之一同到其教堂的住处——神父楼居住。而后来于 1939 年开始与 François 神父一同协助战后重建工作的 Francis 陈永祥神父也于同年成为了檳城教区首任主教。次年，圣米高堂欢庆金禧年。1968 年，一座公教中心（Catholic Centre）在教堂旧址隔壁的空地上建立起来以进行日常活动。梵二会议所宣布的改革开始了该堂区为期十年的严峻锐变时期，其被迫实行一些模糊及欠缺详情的新礼仪，簇新的改变一度令大家措手不及。

一座新的神父楼暨堂区办事处也于 1970 年代落成。同时，该堂区成立了基信团（BEC）³⁹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信徒们的宗教热情。这时，梵二会议所带来

³⁷ 周煦钊，柯鸿海（2013），〈华人会党不是黑社会，他们是吉隆坡檳城开拓先贤〉，《南方日报》第 A21 版，〈深度·文化观点〉，2013 年 3 月 12 日，页 1。

³⁸ 陈秀云（ - ），2015 年 6 月 21 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圣米高堂华文促进会主席。

据其表示，该教堂的语言转变是为了迎合马来西亚的教育语言制度转变计划。在马来西亚独立后，为了方便华社之间的沟通与教学，政府对华社之间的学校一直都在让华语教学替代汉语方言教学。那时，许多学校都禁止说方言，华语逐渐成为了华社的“母语”。

³⁹ 基信团，基层信徒团体（Basic Ecclesial Community [BEC]）之原称，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新兴的教会模式和新牧民方向，目的为培养活力基督徒。以前的教堂都是根据该区属于多数

的复新与改革的倡议得以统一，堂区目标的基础得以奠定。接下来，该堂区华人信徒终于可以以弥撒感恩祭方式欢庆华人农历新年——这在梵二会议以前是不被允许的。1980年代中后期，国家经济的衰落导致许多信徒为忙生计而逐渐脱离了教会。同时，数栋建筑物如三层楼堂区活动中心、中国式法蒂玛圣母六角亭与骨灰安置所逐渐落成、教堂外围筑起了篱笆以加强安全值、教堂内部也根据梵二会议所制定的规格进行了装修。1990年，圣米高堂欢庆100周年纪念。90年代后期，该堂区因为一些误解而产生了少许的分裂，详细原因已无从考察。⁴⁰

历经了近乎120年的风吹雨打，教堂和周遭的建筑物已经残旧不堪。于是，建筑系毕业的Michael谢福华神父便于2007年着手为教堂及其附近的一切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及改善工程，已经陈旧的建筑物进行彻底的翻修，呈现出现有的新面貌。2010年10月2日，圣米高堂隆重的欢庆了其120周年纪念。同时，也藉此正式推介其堂区中英文网站（www.smcipoh.com）。

以下为历年来在圣米高堂任职的司铎与副司铎：

种族信徒而建立，然梵二会议后，教堂的建立都改成根据地理区域而建。基信团成为以家庭及邻里作为教堂的计划。因此现在每个堂区都会有数个各自由10至20个家庭所组成的基信团，主要根据信徒所居住之区域来进行划分，即是所谓的“我们住在那里，就属于那区的基信团”之意，基信团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共同祈祷、分享生活经验、服务精神。

⁴⁰ 见注37。

表（2）：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名字	年份	职务
1.	Rev ⁴¹ Emile BABILLON MEP	1890-1892	本堂司铎
2.	Rev Pierre Louise PERRICHON MEP	1892-1900	本堂司铎
3.	Rev J. DESCRAQUES MEP	1900-1901	本堂司铎
4.	Rev Emile Joseph MARIETTE MEP	1901-1902	本堂司铎
5.	Rev Pierre RUAUDEL MEP	1902-1903	本堂司铎
6.	Rev Jean Marie VEY MEP	1903-1904	本堂司铎
7.	Rev Jean Baptist COPPIN MEP	1904-1927	本堂司铎
8.	Rev Jules Paul FRANCOIS MEP	1910	代本堂司铎
9.	Rev J. Salvat FOURGS MEP	1911	代本堂司铎
10.	Rev Michael SEET	1912-1914	副本堂司铎
11.	Rt Rev Jean Marie MEREL MEP	1915-1927	副本堂司铎
12.	Rev Joseph SY	1927-1930	副本堂司铎
13.	Rev Louis GOYHENETCHE MEP	1927-1929	本堂司铎
14.	Rev J. Salvat FOURGS MEP	1929-1937	本堂司铎
15.	Rev BENEDICT MEP	1930-1931	副本堂司铎
16.	Rev Jean Francois ALLARD MEP	1931-1933	副本堂司铎
17.	Rev Octave DUPOIRIEUX MEP	1933-1934	副本堂司铎
18.	Rev Ladislav P.GELDER MEP	1935	副本堂司铎
19.	Rev Raymond DUBOIS MEP	1936	副本堂司铎
20.	Rev F. Sylvester WONTUS MEP	1936-1937	副本堂司铎
21.	Rev Bertie J. ASHNESS MEP	1936-1937	副本堂司铎
22.	Rev Marcel SELLIER MEP	1937	副本堂司铎
23.	Rev Raymond DUBOIS MEP	1937-1938	副本堂司铎
24.	Rev Jules Paul FRANCOIS MEP	1938-1955	本堂司铎
25.	Rev Laudel RADEMAKER OCM	1938-1939	副本堂司铎
26.	Rev HOVERS MEP	1939	副本堂司铎
27.	陈永祥主教	1939-1941	副本堂司铎
28.	Rev KAPPERS MEP	1941	副本堂司铎
29.	陈永祥主教	1944-1946	副本堂司铎
30.	Rev Anthony KHAW	1946-1947	副本堂司铎

⁴¹ “Rev”为“Reverend”之缩写，意为“可敬的”，是英国与美国风俗对神父与修女的尊称，有时也可用之尊称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牧师。

31.	Rev Jean CIATTI MEP	1947-1960	副本堂司铎
32.	Rev Roger LAURENT MEP	1950-1952	代本堂司铎
33.	Rev Pierre NARBALIS	1954-1957	本堂司铎
34.	Rev George LEE	1957-1960	本堂司铎
35.	Rev Jean CIATTI MEP	1960-1970	本堂司铎
36.	刘德贞神父	1962-1966	副本堂司铎
37.	杜坤良神父	1968-1972	副本堂司铎
38.	杞家麟神父	1970-1979	本堂司铎
39.	张德望神父	1970-1973	副本堂司铎
40.	敖正宇神父	1973-1975	副本堂司铎
41.	林柄权神父	1973-1979	副本堂司铎
42.	赵仲生神父	1979-1984	本堂司铎
43.	汤万福神父	1984-1989	副本堂司铎
44.	庞仕忠神父	1984-1985	本堂司铎
45.	陈赞光神父	1995-1999	本堂司铎
46.	陈汉忠神父	1999-2001	本堂司铎
47.	温耀仁神父	2001-2005	本堂司铎
48.	Rev Marshall FERNANDEZ	2004-2005	副本堂司铎
49.	谢福华神父	2005-2010	本堂司铎
50.	张德望神父	2008-2013	副本堂司铎
51.	刘开祥神父	2010 至今	本堂司铎
52.	陈亿赐神父	2012 - 2013	副本堂司铎

（资料整理自：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官方网站

http://www.smcipoh.com/SMC_Chinese/SMC_Chinese/li_jie_shen_fu.html）

从表（2）中可得知，圣米高堂自 1980 年以来，共常驻了 52 位司铎，其中有 21 位本堂司铎、28 为副本堂司铎和 3 位代本堂司铎。他们的任期时间长短并无一致，主要是视乎于当时檳城教区主教的决定。代本堂司铎如 Jules Paul FRANCOIS 神父（1910 年）与 J. Salvat FOURGS 神父（1911 年）曾在圣米高堂任职一年后便被调走，各自在 1938 年与 1929 年才回来胜任本堂司铎，而 Jean CIATTI 神父在 1960 年从副本堂司铎升任本堂司铎。陈永祥主教在 1941 年离开圣米高堂后的第 3 年（1944 年）回来继续其副本堂司铎的职位，张德望神父则在 1973 年

被调离后于 2008 年回来继续其副本堂司铎职位。刘开祥神父自 2010 年开始便已担任该堂区司铎至今。

第二小节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 Ipoh）

早年英殖民政府为了方便将锡米运输出怡保，便决定打造一个火车站，而修建铁路的工人则采取从南印度引渡而来的劳工。因此，许多印度人便在铁路附近定居下来，特别是在怡保火车总站附近区域。1900 年，150 名信徒也因此而增长了一倍，⁴²并在火车总站附近建了一间小小的木屋进行日常祈祷，可那间小木屋却从未进行过祝圣，因此在宗教方面而言是不被承认的存在。那间小小祈祷室也在居民迁至斯里宾区（Silibin）后被遗弃。

1902 年 7 月，驻守打巴（Tapah）的 Marie Henrie Sausseau MEP 神父（在后来成为该堂区首任司铎）在怡保圣米高堂区 Mariette 神父的协助下从四名马来人手中成功以 \$500 购下一块地皮，以木板建立了露德圣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 Ipoh），⁴³在 1905 年竣工，后在同年 8 月杪进行祝圣。1908 年以前，该堂区还无能力为司铎建立一个住所，因此 Sausseau 神父只好住在圣米高堂，每日来回进行弥撒。1913 年 1 月的大水灾让该堂区明白原来所购之地是个水灾常发区，每逢大雨水灾比至，那时甚至需要运用 3 至 4 辆人力车方可将参与弥撒的全部信徒安全撤离，民众也只能如轿夫般将神父抬回其住处。

⁴²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受洗记录档案，1905 – 2014。

⁴³ 见注 35。

⁴⁴John Edmond 神父在 1936 年成为了该堂区的首任印裔司铎，开始了第一台的淡米尔文弥撒。1921 年上任的 Noel J. Deredec MEP 神父备受那时青年的喜爱，他们每日都会在神父住所外随时等候其差遣。⁴⁵

二战前，由于该教堂信徒人数暴增而超过负荷，所以教会决定在教堂几步路外的空地上（现在德修学校 [SMK Tarcisian Convent] 的所在地）新建一所教堂，却因经济原因而不得实施。最后整个工程只得拖到 1948 年方得实施，新教堂就建在就教堂旁边。为了进行耗资约\$4,500 的重建工程，那时堂区信徒们都自愿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以分期付款方式捐赠出来，后期当资金不足时，传教士 A. Anthonysamy 先生更是自愿将他巨额的毕身储蓄捐献出来。⁴⁶1959 年 9 月 8 日，新教堂落成，由槟城教区主教 Francis 陈永祥神父进行祝圣。新教堂如圣米高堂般采用歌德式风格，可容纳约 1,500 为信徒。

1966 年 2 月 12 日，经过翻修扩大工程的露德圣母祈祷穴与成为了新的青年活动礼堂前身的旧教堂正式启用。2005 年，该所堂区欢庆了其百年周年纪念。同年，该堂区新建立了一所活动中心楼——St. Bernadette Center。现在已有约 9,000 信徒，其中也有外地信徒如印尼籍信徒前往参与马来文弥撒。现在该堂区的基信团已增至 73 个【见表（13）】。该教堂也建有 4 所小圣所（chapel）：

⁴⁴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官方网站，<http://ololipoh.webs.com>。

⁴⁵ 见注 43。

⁴⁶ 见注 42。

表（3）：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小圣所表

年份	小圣所	地区
1944	Chapel of St. Sebastian's	文冬（Buntong）
1972	Chapel of Our Lady of Velangkanni	九洞（Jelapang）
1986	Chapel of Christ the King	文冬三区（Buntong Tiga）
1988	Chapel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打昔（Tasek）

（资料整理自：Diocese of Penang, 2005, *Golden Jubilee Diocese of Penang*, 页 121）

小圣所也称为小圣堂，是没有神职人员常驻的教堂，因此其作用基本上与教堂无异，既是为信徒提供一个祈祷的场所。表（3）显示了露德圣母堂拥有 4 间小圣所，各自为处在文冬区的 Chapel of St. Sebastian's、文冬三区的 Chapel of Our Lady of Velangkanni、九洞区的 Chapel of Christ the King 与打昔区的 Chapel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以下为历年来在露德圣母堂任职的司铎与副司铎：

表（4）：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本堂司铎	年份	本堂副司铎
1.	Rev. Fr. Marie Henrie Sausseae (MEP)	1905 – 1920	Rev. Fr. Noel J. Deredec
2.	Rev. Fr. Noel J. Deredec (MEP)	1921 – 1930	Rev. Fr. J. Arcand
3.	Rev. Fr. John Edmond	1931 – 1935	—
4.	Rev. Fr. Finian De Silva	1935 – 1949	—
5.	Rev. Fr. Xavier Anthony Dass	1949 – 1961	i. Rev. Fr. Vettar ii. Rev. Fr. Anthony Dorett iii. Rev. Fr. Stanislaus iv. Rev. Fr. Lionel S. Noris

6.	Rev. Fr. Lionel S. Noris	1961 – 1963	—
7.	Rev. Fr. Arsene Rigottier (MEP)	1963 – 1970	i. Rev. Fr. L Cate I (MEP) ii. Rev. Fr. Caset (MEP) iii. Rev. Fr. Murphy Pakiam
8.	Rev. Fr. Murphy Pakiam	1970 – 1971	i. Rev. Fr. Grandgirard ii. Rev. Fr. J. Victor
9.	Rev. Fr. Francis Anthony	1972 – 1975	Rev. Fr. Francis Regis
10.	Rev. Fr. Francis Regis	1975 – 1977	—
11.	Rev. Fr. Anthony Dorett	1978 – 1984	i. Rev. Fr. Maicall Sinappan ii. Rev. Fr. Marshall Fernandez
12.	Rev. Fr. Alexander Edwin	1984 – 1999	i. Rev. Fr. Martin Lam ii. Rev. Fr. Francis Xavier Selvarajo iii. Rev. Fr. Anthony Pillai iv. Rev. Fr. Gregory Hwatt v. Rev. Fr. Fabian
13.	Rev. Fr. Clement Pereira	1999 – 2002	Rev. Fr. Jude Miranda
14.	Rev. Fr. Anthony Pillai	2002 – 2005	—
15.	Rev. Fr. Bernard Paul	2005 – 2010	i. Rev. Fr. Dominic Santhiyagu ii. Rev. Fr. Stanley Antoni
16.	Rev. Fr. Francis Anthoy	2010 – 2013	—
17.	Rev. Fr. Francis Andrew	2013 至今	Rev. Fr. Andrew Stephen

（资料整理自：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官方网站，[http://ololipoh.webs.com/parish-](http://ololipoh.webs.com/parish-history)

history）

表（4）列出了露德圣母堂历任来的本堂司铎与副司铎名单及其任职年限。该堂区共历有任 17 位本堂司铎与 23 位副本堂司铎，其中出现了频发的“升职”现象，最早例子有第一任副本堂司铎 Noel J. Deredec 成为了第二任的本堂司铎。后来，于 1949 – 1961 年担任副本堂司铎的 Anthony Dorett 神父则在 1978 年重返该堂区成为本堂司铎，Anthony Pillai 副司铎也在数年后的 2002 年被调返成了本堂司铎。而 Lionel S. Noris 神父、Murphy Pakiam 神父与 Francis Regis 神父各自在次年的 1961、1970 与 1975 年从副本堂司铎后“升职”成了本堂司铎。较为特

殊的有曾在 1978-1984 年担任露德圣母堂副本堂司铎的 Marshall Fernandez 神父，后来在 2004-2005 年被调至圣米高堂担任副本堂司铎。

第三小节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Mother of Perpetual, Ipoh）

在 1950 年代，华裔信徒通常都会到怡保中部的圣米高堂参与弥撒，而印裔信徒则大都会选择誓忠于怡保西部的露德圣母堂。因此，一个属于怡保东部信徒的堂区的建立便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需求。1964 年，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便随之成立。然而，此教堂并非属于檳城教区的管辖之下，它是檳城教区第一个隶属于赎主会⁴⁷的堂区，同时它也是澳籍赎主会神父第一个掌管的教区。

驻怡保赎主会在怡保 31 号打扞路有一间从锡米工厂（French Tekka Tin Mining Company）⁴⁸处所购得的独立式洋房，那间洋房本为赎主会修士们的定居之所，后来成了“九日敬礼”⁴⁹小教堂，吸引了大量信徒（包括其余 2 个堂区的信徒）前来祈祷，那便是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Church of Our Mother of

⁴⁷ 赎主会（Congregation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 [C.Ss.R.]），由亚丰索（St. Alfonsus de Liguori）在 18 世纪时于意大利斯卡拉（Scala）所创，主要是为了向缺乏信仰的穷人和知识程度偏低人士宣讲福音，好提高信徒的信仰热忱。此外，它也较注重对永援之母热心神功的宣传工作。赎主会是一个着重于宣传教义的修会。该所教堂是赎主会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堂区，属于新加坡赎主会的管辖之下。

⁴⁸ 锡米工厂（法文：The Societe Francise des Mines d’Etain de Tekkah）是一个约自 1919 年开始便存在于务边小镇的锡矿开采公司，它是法国在马来亚的 2 间锡矿开采公司的其中一家。于 1959 年被 Gopeng Cosolidated Ltd.和 Kinta Tin Mines Ltd.公司以\$1,275,000 收购下。

资料来源：Unknown, ‘Tin Mine Sold for \$1,275,000’, *The Straits Times*, 11 April 1959, pg 5.

⁴⁹ 九日敬礼（novena），一个连续进行九天（或每周、每月于特定日期连续进行九次）的宗教活动，有祈祷、游行、听道等。源自《圣经·新约》所记载的圣神降临前的九日祈祷，据说当时耶稣刚从死者中复活升天，其十一位门徒因惧怕害怕外面对他们的打压而不敢到外继续传教，后在经过九天的祈祷后终于圣神降临，给予他们勇气继续传教。

Perpetual Help, Ipoh) 的前身。1964 年, 一名谙淡米尔语的澳籍主徒会司铎——James Wallace 神父 (后来成为了该堂区首任司铎) ——便决定将该间小教堂搬迁至怡保花园区 (Ipoh Garden) 的桂和园 (Canning Garden), 并在那儿建立了一所较为大规模的教堂好容纳更多的信徒。该堂区在 1972 年 4 月 15 日才在新加坡总主教 (后来成了檳城教区第二任主教) Gregory 杨瑞元的祝圣下正式启用, 印证了檳城教区于梵二会议后所建立的第一所教堂的历史。

这个堂区不同于怡保区的其余两所圣堂之处在于其所建立之结构——它是根据地区而设 (也就是怡保东部地区), 而非之前教堂般是依照种族而建的教堂, 这符合了梵二会议所订立的新制度之一。因而, 其所奉行的制度是 “一个社区, 一个堂区” (One Community – One Church)⁵⁰, 由此, 为了兼顾所有信徒的语言习惯, 该堂区的弥撒用语都会有 4 种——淡米尔语、英语、华语和马来语 (根据信徒人数排名), 且也确保每星期都会有 4 台不同语言的弥撒。为此, 神父人数较之其余 2 所教堂也有些区别。其他教堂都是在同时间只拥有 1 至 2 个本堂神父, 然该教堂却因语言关系而拥有 3 至 4 位神父, 各别负责不同语言的弥撒。

虽然如此, 起初该堂区的主要语言只为淡米尔语与英语, 直至 1988 年永援之母堂所展开的堂区革新运动 (Renewed Parish Project [RPP]) 时, 该堂开始每月举行一台由从台湾学习华语归来的 Joseph Tan CSsR 神父所主持的华语弥撒。怡保花园和狮尾的华语教友因为参与堂区革新运动, 便每个月召开座谈会一次, 报告其动向, 并参加堂区每年的主要活动。虽然如此, 在那时交通落后

⁵⁰ 朱兴文 (1959 –), 2015 年 8 月 2 日,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永援之母堂华文组开拓先锋之一。

的时代，人们还是倾向于到狮尾老人院（Home for the Aged Kg Simee）附属的小圣所参与弥撒，直至 1996 年狮尾老人院重建，圣所被拆除后，信徒们才逐渐回来，永援之母堂才开始了每个月 2 台的华语弥撒。⁵¹

马来语弥撒则是主要让打扞区（Tambun）军营的沙巴与砂拉越土著信徒及其家属所设。1980 年以前，马来语弥撒主要是在永援之母堂内进行，后来由于信徒人数增多，便决定在军营里增建一个附属小圣所，决定每月在此举行一场弥撒。2006 年，该堂区决定每星期都开设马来语弥撒，从此才真正开始了该堂区每星期四语言弥撒的里程碑。从此，原本到圣米高堂或露德圣母堂的属于该堂区的信徒们都陆续回到永援之母堂参与弥撒了。

而当时，该堂区则有三位司铎各自负责与操持不同语言的群保持联系，各为负责淡米尔语群众的 Wallace 神父、负责英语群众的 John Martin 神父及不惜从新加坡来回奔驰的负责华语群众的 Campos 神父。

初期，该堂区只有英语的要理班⁵²，且在怡保花园区的拉萨尔小学（La Salle Primary School）开班，直到 1981 年才搬回该教堂的礼堂内进行。供信徒们进行交流活动的堂区社区中心暨办公室也在 1978 年 4 月 23 日正式落成与开幕。为了容纳更多的信徒，该教堂主楼于 1997 年进行扩大工程。

为了让该教堂更具生活化，与增进信徒之间的感情，许多场所也逐渐落成，如牧灵⁵³楼（2002 年 6 月 23 日）、圣物售卖与服务处（2002）、与圣哲拉

⁵¹ 见注 49。

⁵² 要理班：传授基督教教理的课程。

⁵³ 牧灵：指对教友的照顾与关怀活动。

道餐厅（2004）。从 2002 年起，要理班移至牧灵楼上课，包括今年开正式开启的华语要理班。而每年 6 月进行的圣母主保日⁵⁴都会吸引数千名来自全怡保的信徒参加。2012 年，永援之母堂进行了一场浩大的翻修工程，并于同年庆祝建堂 40 周年。至今为此，该教堂已有近 8,000 名信徒，及 2 所小圣所：

表（5）：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小圣所表

年份	小圣所	地区
1980's	Ranger's Camp Chapel	打门军营 (Military Camp at Tambun)
1992	St. Mary's Chapel	乌鲁近打马来新村第 8 村 (Kg Tersusun Batu 8, Ulu Kinta)
毁于 1996 年	Kampung Simee Chapel	狮尾 (Kg Simee)

（资料整理自：Diocese of Penang, 2005, *Golden Jubilee Diocese of Penang*, pg 137）

表（5）为永援之母堂辖下的小圣所列表。打打路的 Syed Putra 军营（又称 Kem Renjer）由马来人、沙巴与砂拉越土著（伊班人和比达友人）所组成。露德圣母堂区成立后，他们便决定于 1980 年代在该军营里建立一个小圣所（Ranger's Camp Chapel），为里面的基督徒服务。该堂区信徒在堂区成立前一直前往的狮尾村小圣所（Kampung Simee Chapel）的建立日期已无从考察，只知其在 1996 年被摧毁。

⁵⁴ 主保日：指的是守护该堂区的特定圣人的诞辰之日的庆祝，通常该堂区都会邀请其他堂区信徒前往庆祝之。

以下为历年来在怡保永援之母堂任职的司铎与副司铎：

表（6）：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历年任职之司铎与副司铎

	年份	本堂司铎	本堂副司铎
1.	1972	Rev. Fr. James Wallace, CScR	Rev. Fr. John G. Martin, CSsR
2.	1973	Rev. Fr. James Wallace, CSsR	Rev. Fr. Kenneth William, CSsR
3.	1978	Rev. Fr. John Martin, CSsR	—
4.	1981	Rev. Fr. Lucas Ho, CSsR	—
5.	1984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代)	Rev. Fr. Fred Sullivan, CSsR
6.	1985	Rev. Fr. Joseph Tan,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7.	1986	Rev. Fr. Joseph Tan, CSsR	Rev. Fr. John Martin, CSsR
8.	1990	Rev. Fr. Rudy Wong, CSsR	—
9.	1995	Rev. Fr. Rudy Wong, CSsR	Rev. Fr. Paul Michael Kee, CSsR
10.	1997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Paul Michael Kee, CSsR
11.	1999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
12.	2003	Rev. Fr. Rudy Wong, CSsR	Rev. Fr. Philip Lai, CSsR
13.	2005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Rev. Fr. Philip Lai, CSsR
14.	2008	Rev. Fr. Philip Lai, CSsR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15.	2011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16.	2012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17.	2013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18.	2014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19.	2015	Rev. Fr. Eugene Fernandez, CSsR	Rev. Fr. Joseph Stephen, CSsR

（资料整理自：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官方网站 <http://www.omhip.org/parish-priests.html>）

从表（6）中可清楚的知道永援之母堂历任的正副司铎名单。较为特别的是，该堂区的司铎调任并不在檳城教区主教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由新加坡赎主会主教所负责。赎主会有限的神职人员令其在这 40 多年内的本堂与副本堂司铎人选一直都在重复使用中，好比 James Wallace 神父、Joseph Stephen 神父、Paul

Michael Kee 神父、Philip Lai 神父、Eugene Fernandez 神父、Joseph Stephen 神父等。

在这章节中，可清楚地看出各个堂区从建堂之初到今日的辛苦旅程。他们有今日的成就，总少不了历任正副司铎的英明领导，因此，他们功劳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节 怡保教会堂区比较研究

英国殖民者的锡矿开采计划与工程让怡保成为了当时马来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怡保拥有不少的宗教场所，尤其是基督教堂，自英国人来后就如同雨后竹笋般建立起来。然而，直至今天为止，在罗马天主教总会的管制下，怡保也才只有三个天主教堂区，那便是之前所罗列的圣米高堂（1980）、露德圣母堂（1902）与永援圣母堂（1964 / 1972）。每个堂区都不尽一样，因此，笔者便对每个堂区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记录下其异同之处。

表（7）：怡保各天主教堂比较表

比较	堂区		
	圣米高堂 (Church of St. Michael, Ipoh)	露德圣母堂 (Our Lady of Lourdes, Ipoh)	永援之母堂 (Our Mother of Perpetual Help, Ipoh)
创建年份	1980	1902	1964 / 1972
创建团体	巴黎外方传教会 (MEP)	巴黎外方传教会 (MEP)	赎主会 (CSsR)

所属教区	马来西亚檳城教区	马来西亚檳城教区	新加坡教区
主要信徒种族	华人	印度人	不分种族
语言	华语，英语	淡米尔语，英语	淡米尔语、英语、 华语、马来语
信徒总人数	约 6,000 人	约 8,000 至 9,000 人	约 7,000 至 8,000 人
基信团数量	29 个	73 个	29 个
堂区组织数量	43 个	36 个	10 个

（资料整理：笔者从 2015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8 日于怡保三所天主教堂采访整理，及该三个堂区办公室珍藏档案库）

基本上三个堂区的基信团可分为三大语言：淡米尔文组、英文组、和华文组。圣米高堂的 29 个基信团可分为中英文两部分：中文组有 8 个团体而英文组基信团有 20 个【详情可参考表（12）】；露德圣母堂只有淡米尔文基信团，可它却是三个堂区里数量最多的堂区，共 73 个【详情可参考表（13）】；怡保永援之母堂则各有 20 个英文组、5 个华文组和 5 个淡米尔文组，共计 30 个的基信团【详情可参考表（14）】。乍看之下，似乎露德圣母堂堂区拥有最多信徒，而永援之母堂则由于建堂历史尚短而拥有最少的信徒人数。然而，基信团只是其中一个记录堂区信徒人数的数据，许多信徒并没选择到属于自己的堂区。就拿受访者李玉芬⁵⁵一家为例子，他们一家五口都是住在第一花园的天主教信徒，若按照基信团准则来说，他们本是属于露德圣母堂堂区的信徒，却因为语言问题而选择了到圣米高堂参与弥撒。另有，若从基信团人数来看，圣米高堂堂区的教友只有 2,500 人，可根据该堂区司铎刘开祥神父⁵⁶所言，单单是华文教友便已

⁵⁵ 李玉芬（1960 - ），2015 年 7 月 26 日，怡保。在旁其子郑宇恆。

⁵⁶ 刘开祥神父（ - ），2015 年 7 月 26 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圣米高堂本堂司铎。

有约 4,000 人，其数据远远超过基信团人数不止，由此可见，基信团人数只可供参考用。

三大堂区的弥撒时间也不尽相同，以下为其弥撒时间：

表（8）：怡保各天主教堂区弥撒时间表

堂区	弥撒时间
圣米高天主堂	<p><u>圣堂</u> 周日：上午八时正（英语） 上午十时正（华语） 下午五时半（英语） 周六（英语）：上午七时正 傍晚七时正 平日（英语）：周一、三、四、五：下午五时半 每月首个周五 ：晚上八时正 周二 ：上午七时正</p>
露德圣母天主堂	<p><u>圣堂</u> 周日：上午七时正（淡米尔语） 上午九时正（英语） 周六：上午六时半（英语） 每月第二个周六（青年弥撒）：下午七时半（淡米尔语） 平日：周一、三、四：上午六时半（英语） 周二 ：下午六时半（英语） 周五 ：下午六时半（淡米尔语） <u>小圣所</u>（上午六时正、淡米尔语 / 英语） i. St. Sebastian: 每月首个周日 ii. Chapel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每月第二个周日 iii. Chapel of Our Lady of Velankanni: 每月第三个周日 iv. Chapel of Christ the King: 每月第四个周日</p>

永援之母天主堂	<p><u>圣堂</u></p> <p>周日：上午八时正（英语） 上午十时正（淡米尔语） 上午十一时半（华语）</p> <p>周六：上午六时半（英语） 傍晚七时正（英文）</p> <p>平日：上午六时正（公共假期则为上午八时正）</p> <p>九日敬礼（英语）：周六上午九时正 周六下午六时正</p> <p><u>小圣所：</u></p> <p>i. St. Mary's：周日傍晚五时正（淡米尔语）</p> <p>ii. Ranger's Camp：周日上午八时正（马来语）</p>
---------	--

（资料整理：怡保三所天主教堂官方网站，<http://www.smcipoh.com> [圣米高堂]、<http://lolipoh.webs.com> [露德圣母堂]、<http://www.omphip.org/home.html> [永援之母堂]）

从表（8）可看出，只有圣米高堂没有附属小圣所。然而，其实以前位于华都牙也的圣若瑟堂（Church of St. Joseph）属于其附属小圣所，圣米高堂的司铎们都会每周来往该教堂进行弥撒，后来该教堂由于信徒人数已经足够使其自成一堂区，便脱离了圣米高堂的管辖。

此外，天主教会的弥撒朝拜似乎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只有星期日才有。堂区神父每日都会在各异的堂区进行平日弥撒，且为了迁就信徒们一日的作息，弥撒时间几乎都会定在早上，好方便信徒们在上班前有机会到教堂参加弥撒。虽然其主要弥撒时间是在周日，其他时间的弥撒则视乎各人自由，但这无形中鼓励了信徒可以更积极参与教堂活动，并非只依靠每星期一次的周日弥撒来巩固其信仰。

圣米高堂堂区则会在每周四晚上七时半在其礼堂开办一个国标舞授课班，对象大多数为少年与中年妇女。另有，露德圣母堂的补习班。由于露德圣母堂的信徒大多都是家里并不富裕者，不能负担孩子们的补习费用。因此，该堂区的辅导小组也会于每周六早上十时正及周日下午二时正在其礼堂开办一个两小时的补习班，供学子们到那进行课业辅导。该堂区礼堂也开放给一跆拳道团体到那为有兴趣教友进行授课。

总的来说，虽然各堂区的建堂时间都不同，相较于其余的堂区，永援之母堂更仿若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但这并不妨碍其发展，它甚至由于其建堂属性的关系，信徒的人数也并未因种族之分而受影响。再有，虽然各堂区各自在怡保的中、西、东区域“占地为王”，但这并不阻碍各堂区信徒之间的互动往来。许多信徒的亲友也在各自的堂区活得多姿多彩，之间也并无出现冲突，反而因此得以增加堂区之间的活动往来。

第四章 教会与社区·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

在这章节中，笔者将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阐述天主教对华人信徒在面对死亡与祭祖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及其对怡保社群所做出的贡献。

第一节 殡葬

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都逃不过死亡的厄运，无论是单细胞的生物还是高智慧的生物人类，也必须面对死亡，这可以说是从天地初开到现在的一条真理。

可是，人类可以说是史上唯一不愿意面对这真理的生物。

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帝王为了逃避死亡，都千方百计地派人寻求长生不老药，好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所以道教得以兴盛。当人死后，他们也讲究殉葬或陪葬，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而从埃及的殓葬仪式⁵⁷上，也可看出埃及人其不敢面对死亡所带来的空虚与恐惧的心理。

基督徒也是人，若说他们不怕死亡是根本不可能，可是天主教徒所惧的却是死亡后的审判⁵⁸，而非死亡本身。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便会离开肉身，接受天

⁵⁷ 古埃及人拥有一套细致繁杂的殓葬习俗，因为认为人死后仍可以复活，可灵魂的复活却需要原先的身体，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尸体以供死者来生得永生所需，而经过特殊方法制作出来的木乃伊则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⁵⁸ 基督新教徒认为“信主死后便可进入天堂”；天主教徒认为人死后在进入天堂前需先接受接受天主的审判，但是祂的审判并非惩罚性——基督教强调“爱人如己”，在我们生命之中有无数抉择，当人们选择拒绝爱人如己，便是选择了诅咒自己，远离天堂。这种决定性的、自我排除的境况就是地狱——而不是因为天主的谴责被判到地狱。当面对审判，信主却不完美的人必须到一个让他们的炼净的地方——也就是“炼狱”——去面对一个彻底蒙羞、痛苦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净化的过程（转引自 Karl Rahner 神父，2002：8）。这个过程有点像华人地狱的概念，但前者比较倾向于“对自己自愿放弃爱人如己的行为”而作出的补赎，后者则是“为其所犯下的罪孽承担惩罚”，比较带有谴责性。

主的审判，再进入天堂——前提是，这必须得是信天主而又完美无罪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可是，人一生中怎么可能没有犯错，再加上基督徒都认为人一出生便带有原罪，所以人死后都必须先到炼狱净化灵魂。而这又是个彻底蒙羞、痛苦的过程，⁵⁹因此，天主教徒去世后，在焚化遗体或是入土为安前都会为他们先举行一场等同于大型祈祷会的殡葬礼仪（或弥撒），让前往吊唁的人为他们祈祷，好减轻亡者生前的罪过。该堂区平均每年有 50 场殡葬礼仪，2014 年也已有 52 位教友与世长辞。⁶⁰第一场殡葬礼仪则可追溯至 1890 年 12 月 19 日。⁶¹天主教殡葬礼并非单单的一个祈祷会，还包含亡者去世之前的探访，以至埋葬或火化之后的心灵安慰等后续活动。

死亡，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无论什么宗教文化背景的人都会重视之，更何况是拥有五千年礼仪文化背景的华人。因此，虽然已经皈依基督教，华人信徒的殡葬礼仪与其传统礼仪有所差别，可其意义都是一样的一一超渡亡魂、对亡者一生的尊敬与感谢以及提醒生者死亡的必然性，同时鼓励丧家继续人生的旅程。可是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超渡的过程是漫长与持续性的。前面笔者有提到，亡者的灵魂需先在炼狱进行痛苦且长久的净化补赎过程，直至没有任何污点方可进入天堂。这时尚在世的亲友可以做的“超渡”便是祈祷，藉着祈祷，减轻亡者的罪责，以减短其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各种为亡者祈祷的祷文也应运而生。而他们最常用的祈祷方式便是献弥撒，这是一个特为亡者所举办的追思

⁵⁹ Carol Luebering 著、李嘉怡译，〈万民四末：死亡、审判、天堂、地狱〉，《信仰更新》，2002 年第 12 期，页 8。

⁶⁰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殡葬记录档案，1890 - 2015。

⁶¹ 同上。

弥撒，据说可以更有效地减轻炼狱之苦。⁶²由于祈祷可以不受时间控制，并非一、两次便可行，便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这个过程也与华人的“为死者积阴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华人去世后，其家属都会为其找一个合适的殡仪馆设立灵堂，供亲友前来吊唁，华人基督徒也无例外。以前华人信徒去世后，家属都是在其住家或殡仪馆设灵堂，为此造成诸多不便。1970年代，圣米高堂便建立起了堂区专属的治丧所，供该堂教友使用，直至约6年前才开始公开给另外两个教区及基督新教徒使用。从教堂的记录来看，该治丧所平均两星期便可出租三次供设灵堂。⁶³而治丧所租用费用可参考下表：

表（9）：2015年治丧所租用费用

治丧所	本堂教友	非本堂天主教教友	非天主教教友 (只限基督徒)
租金（每晚）	RM200.00	RM300.00	RM700.00
清理费用	RM50.00	RM50.00	RM50.00

（资料来源：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官方网站

http://www.smcipoh.com/SMC_Chinese/SMC_Chinese/zhong_yao_zi_liao.html）

表（9）所显示之治丧所租用费用近年才进行修改。早期各基督教堂鲜少提供治丧所让信徒为亡者吊唁，因此圣米高堂的治丧所常会出租于一些非属于本堂的天主教信徒及基督新教徒，价格也因而有亦。近年来各教堂陆续建立属于自己堂区的治丧所，圣米高堂治丧所也因此主要为本堂信徒服务。

⁶² 见注 55。

⁶³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治丧所使用记录档案，1978 - 2015。

这间治丧所在 2009 年被重新翻修，前方空地铺上了一层砖板及加盖了顶棚，形成一个广阔的室外礼堂，好能容纳更多的吊唁亲属，而在没有使用时便善用之作为停车场。此外，若要租用治丧所，家属需先行携带死亡证书副本与所属堂区通知信，到堂区办公室填写死亡通知书，好让教会记录在案，避免非基督徒乘机廉价租用之。

圣米高堂也是怡保唯一一所在教堂内设有坟地的教堂。这座坟地在堂区建立初始便已存在，它可分为两个部分——成人区与儿童（婴儿）区。主干道旁的成人区呈波状形，坐落在圣堂以北方向，而儿童区则在东北方向。据考证，该坟场的第一座坟墓可追溯至 1890 年，其中有好几任的该堂区司铎与修女也安葬于此，如德修女子中学与圣米高学校创校人 Jean Baptiste Coppin 神父⁶⁴、三德学校创办人 J. Salvat Fourgs 神父、张德望神父、Sister de Chantal F.M.D.M 等，全部两区的总坟墓至共有 1807 座。⁶⁵然而，前期的坟场由于教堂种族性质，主要的埋葬者都是华裔信徒与西方神职人员，印裔信徒则多是葬在打扪（Tambun）的天主教坟场，1960 年代初期该坟场也因过度拥挤而不再增加新住户，只可以到打扪坟场入土为安。⁶⁶

⁶⁴ Jean Baptist Coppin MEP 神父（1904-1927），法国籍神父，隶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M.E.P.），从 1904 年便开始在圣米高堂服务，直至 1927 年 6 月去世后直接葬于该教堂的坟墓区内。他是一位务实的人，在改善自身所服务堂区的经济状况的后，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怡保城筹办起了一所又一所的天主教学校，成为了全国最多教会学校林立的城市。因此，他在筹办怡保天主教学校的过程中不可谓不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⁶⁵ 见注 59。

⁶⁶ Annie（1980— ），2015 年 8 月 1 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办公室。圣米高堂办公室职员。

圣米高堂的教友也有幸拥有一个专属的骨灰安置所，可容纳共计 6280 坛骨灰瓮。⁶⁷自 1994 年开始，该骨灰塔的建设共分成了四个阶段：

表（10）：骨灰安置所建造详情及其部署

阶段 / 年份	详情
第一阶段 (1994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座面向圣堂的单面五层骨灰塔 ✓ 可容纳 260 坛骨灰瓮
第二阶段 (199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座处于第一阶段骨灰塔与圣堂中间的双面五层骨灰塔 ✓ 一座面向治丧所户外礼堂旁边的单面五层骨灰塔 ✓ 可容纳 560 坛骨灰瓮
第三阶段 (2007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座朝南，处于儿童区坟场与停车场中间的单面六层骨灰塔 ✓ 两座朝东双面五层骨灰塔 ✓ 一座朝东单面五层骨灰塔 ✓ 可容纳 2260 坛骨灰瓮
第四阶段 (2009 年竣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两座双面五层骨灰塔 ✓ 一座位于儿童区坟场与主干道的单面四层骨灰塔 ✓ 可容纳 3200 坛骨灰瓮

（资料来源：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档案，1890 – 2015）

表（10）列出了四阶段的骨灰安置所的建立年份及其部署位置。除了价额 RM800 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骨灰塔均已售出，每个骨灰瓮的售价在 RM1,500 至 RM3,000 不等——价格视其位置而定，至今也已售出 802 个骨灰瓮位置，⁶⁸而第一位在该教堂内竖立骨灰安置所的庞仕忠神父的骨灰也安置在此处。此骨灰安置所只限于本堂教友使用，也有些教友会选择在外安放其骨灰瓮。

⁶⁷ 见注 35。

⁶⁸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骨灰安置所记录档案，1994 – 2005。

第二节 祭祖

一般人认为华人皈依基督教后，日常的一切活动便要和华人的一些传统习俗、习惯或节日进行一个完整的切割。这是因为华人拥有十分庞杂的信仰系统。一般华人既礼佛又拜神，且崇拜自然神祇、庶物精灵等，内容十分糅杂。因此，自然而然的，华人的一切传统习俗、习惯或节日等传承在流传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也会慢慢被同化或影响——虽然从学术角度而言，是其他宗教为了获得信徒的信仰而自动进行调节以融入其文化，可见华人文化所具有的极强大的包容性。

可是，华人某些传统文化与习俗却是实打实地存在着，且具有实在意义的——这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若想不混淆之，便必须清楚其习俗、节日的来历及其背后的意义，好将之与宗教分开来看。在这里，笔者便以“基督徒不赞同祭祖仪式”这个最容易让世人产生疑惑与抵触情绪的观念为例子来进行阐述。

其实，华人礼仪与天主教教义的拉锯战可追溯至 17 世纪至 18 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⁶⁹，争论的其中一个目的在于决定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

⁶⁹ “中国礼仪之争”，包括术语问题和利益问题两部分，前者是说基督宗教里的神应该用哪种译名；后者则指中国人的祭祖、祭孔活动究竟是属于宗教性质还是习俗性质。导因是利玛窦当年为了将教义传入中国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以适应中国文化为原则的传教策略。本来事情进展顺利，那时虽有少数内部人员并不同意该举措，可是梵蒂冈最终也赞成这个策略。然而，当利玛窦于 1610 年逝世后，在华传教士就因为一些术语问题和礼仪方面的顺应做法意见不一样而拉开了礼仪之战的帷幕。这个从 1721 年康熙帝全面禁止天主教开始，维持了约 138 年的禁教活动，最后才因 1858 年咸丰帝在洋枪洋炮下准许自由传教活动时才正式宣告结束。

（资料来源：晏可佳（2004），《中国天主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页 30 至 35；吴莉苇（2007），《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 5 至 23）

是否还可以继续传统祭祀礼仪。而当时，梵蒂冈的最终立场确实是以这些礼仪违反天主教基本教义为由而禁止拒绝之。然而，1939年，梵蒂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课题，终于在梵二会议上，祭祖被正式认可，成为教义的一部分，⁷⁰他颁布“众所周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

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亡者及其画像前、甚至在刻有亡者姓名而别无其他内容牌位前，鞠躬或行其他民间性敬礼，都应该被认为允许的和是适当的。⁷¹

“在亡者及其画像前、甚至在刻有亡者姓名而别无其他内容牌位前，鞠躬或行其他民间性敬礼，都应该被认为允许的和是适当的”，便说明了祭祖是可行的，祭祖只是一个思念、怀念及感恩已逝去之祖先的举动，是孝道。从天主教教义来看，其所奉行的“十诫”⁷²中的第四戒条便是“须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模式约定的第一条⁷³，可见该教教义也是注重孝道的。祭祖也只是其中一个奉行这一戒条的行为活动而已。祭拜祖先和过世父母

⁷⁰ 针对立场更改的举动，梵蒂冈当局并不承认之前的决定是错误的。教廷认为，之前禁止向亡者鞠躬是因为过去此种宗教性的祭祖活动在历经数百年后已成为了世俗性活动，因此可以被酌情允许。这通谕的颁发相等于成为了亚洲儒家文化圈内天主教徒的解放宣言。除了中国人，教宗也允许了越南于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事宜。

⁷¹ 转引自聂利（2010），〈中国祖先崇拜与圣经运用：晚清礼仪之争研究〉，未出版哲学硕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页102。

⁷² “十诫”，旧约圣经中犹太人通过先知梅瑟（泛称摩西）与天主所订立的契约，顺序如下：钦崇唯一天主在万有之上、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瞻礼主日、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之妻、毋贪他人财物。

⁷³ “十诫”中，前三条是强调天主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后七条则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对中国人而言也是孝道的最大表现，而孝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学也不是宗教，而是道德学说。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如斯说：“百善孝为先”，可见中国人将“孝”看得有多重。因此，不祭祖，那何“孝”之有？

祭祖这一活动是可以进行了，可是，又应该如何进行呢？如果以《说文解字》所解释，“祭”，祭祀也，右手持肉；“祖”，始庙也。⁷⁴那，祭祖活动则应该是“以肉食及其他吃食来献给祖先”来进行吧。虽说这一举动是因为以前的物资贫乏，祖先生前吃不了，死后便以这些吃食祭拜他们，他们在黄泉之下也可以享用。可是，这样又会与天主教教义产生矛盾了——这是道教和华人民间信仰认为的思想，而基督徒都相信人死后并不需要仰赖钱财物资来生活。其实，这与西方人去坟墓献花一样，只是一个象征与纪念而已——除非西方人也认为逝者（或其灵魂）会从墓里出来闻之。然而，这并非说天主教不注重仪式——天主教反而是全世界最注重形式的宗教之一——只是说这是尊重传统、民族、宗教的做法而已，并认为心中只要有天主便行。同理，“上香”与“食用祭祀品”⁷⁵也是被允许的。因此，罗马教宗自 1790 年便已批准祭祖仪式。然而，这种种都必须以“无其他宗教仪式性质”为大前提。

鉴于以上种种，圣米高堂从以前（具体年份已无从考察）开始，便会在除夕夜与农历新年中庆祝“新春弥撒”，并在弥撒接近尾声时举行“祭祖礼”，

⁷⁴ 〈说文解字〉，《汉典大词典&康熙字典》知网版，<http://hd.cnki.net/kxhd/Ads/SWJZ>。

⁷⁵ “拜过神的祭祀品（肉、水果、糕点等）”则并非每个人可食用。只有不拜天主以外的神祇、信仰坚定，并拥有信仰知识的信徒才可以食用，以免“遭受邪神侵害”，信仰动摇。信仰不坚强之人即使误吃这类祭祀品也无罪之有，因为祭祀品本身不会使信徒受玷污——祭祀品也是天主所创造的，是洁净无罪的，只有“拜天主以外的神祇”这个举动才有罪，会使信徒受玷污。

以延续华人自古以来的文化习俗。这时，教堂会将一张铺上红布的小桌子放在祭台前，再置放一个写有“诸天神圣列祖列宗”⁷⁶的先祖灵位牌，摆上香炉、红蜡烛、橘柑、年糕、茶水等祭品，然后让三对象征着三代同堂的老中青教友上前行献香、献酒、及献水果礼。站在后方的神父则会让全体教友一起双手合十向祖先行三鞠躬礼，象征思慕与敬爱祖先之意。接下来，教友们则会向神父行一鞠躬礼贺年，感谢其又一年不辞劳苦的开导、训诲、帮助和鼓励。最后，教友们才会向彼此一鞠躬以表贺年祝福，感谢对方在过去一年的容忍、精诚团结、相亲相爱。如此，整个祭祖礼才算完成。⁷⁷

这仪式在 2006 年曾被《光明日报》大肆报道过一番，后来引起一些宗教团体对该堂区的异议，然那时的堂区司铎谢福华神父则以“举个例子说，日后我死了，遗体安置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有人来向我鞠躬有错吗？”⁷⁸来回应一切的异议。

此外，圣米高堂也不阻止信徒们跟随华人传统清明节扫墓活动。信徒们可跟随家族回祖坟扫墓，扫墓过程中所会接触的上线香及鞠躬也可照常进行，只是燃烧金纸或纸扎品当能避则免。而祭拜过后的食物，则只是纪念祖先之用，因此无疑也可以食用。至于那些祖先坟墓或骨灰安置在该堂区的，鉴于卫生及安全考量，信徒们只可以以献花束及燃烧圆形扁蜡烛来进行扫墓。

⁷⁶ 《圣经·旧约》里提到，列祖列宗指的不单单是自身的历代祖先，也包括著名伟人或圣贤。

⁷⁷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新春弥撒司仪稿，2015。

⁷⁸ 引自〈神父：敬祖先非拜神，天主教堂新年又上香〉，《光明日报》，2007年2月19日讯，<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8723>。

因此，笔者认为基督教并非只属于洋人的“洋教”，它不似一般华人所认为的“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概念。它颇为注重孝道，不忘本忘宗。笔者认为只要理清观念，才不会有这种错误的信息散播。

第三节 社群

人类是个活在群体之中的生物，正如荀子所言：“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⁷⁹因此才会在日常互动之中衍生出习惯、传统、行为和价值准则等社会标准。所以，守望相助并不可缺少。正如其他社团或组织，除了自身的宗教活动外，该天主堂教友从创始之初便一直都热衷于社区之间的活动交流。

第一小节 学校

教育是一个可以用来创造理想社会的制度，唯有通过教育，一个人的学识才会有所增长，其社会地位才可以有所提升，所以自古便有“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说法。而在 1906 年以前，怡保并未有过任何一所天主教学校，因此，虽然健康状况欠佳，在努力争取获得英国驻吡叻州总督 John Anderson 先生的批准后，圣米高堂的第七任司铎——J. B. Coppin 神父便鼓励“耶稣圣婴修女会”（Sisters of Holy Infant Jesus）的 Prudence HIJ 修女创办怡保城第一所天主教学校，并决定贡献出对面的教堂旧址为建校地点，德修女子中学（The Convent of

⁷⁹ 【清】王先谦（1988），《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页 164 和 165。

the Hoy Infant Jesus, 现名: SMK Main Convent) 为此在 1906 年 8 月面世。1907 年 1 月 7 日, 该学校在以教堂旧址的木板屋为基础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招生活动, 当时虽只有 8 名学生, 但在短短一星期内, 学生人数增长至 20 人——那时的学生性别不拘, 惟 1912 年时由于学生人数剧增, 男生只好转校去新办的怡保圣米高学校, 从此成为一所纯女校。⁸⁰同年 6 月 25 日, 由在英国驻吡叻州的领事主持开幕。当时的学校由圣婴修女会的 Prudence HIJ 修女担任监督, Anne HIJ 修女和 Stanislaus HIJ 修女从旁协助。本来在前三十年的学校教育里, 该修道院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只为英语, 后来在 1938 年开创姐妹校 St Philomena School (现名: SJK(T) St Pholomena Convent) 时开始传授淡米尔语教学, 同年圣母玛利亚学校 (Ave Maria School, 现名: 圣母玛利亚国民型学校 SMK Ave Maria Convent) 也开始了以华文教学。此学校后来扩建成歌德复兴式校舍, 其主要教学楼直至 1927 年方修建完毕, 后来才各自在 1929 年与 1935 年陆续完成其中央大厅与侧楼的加盖工程, 整个工程耗资约\$7,500 (相对于现在的 50 万令吉)。闻名好莱坞的国际巨星——拿督杨紫琼, 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⁸¹

后来在 1912 年 12 月 4 日, J. B. Coppin 神父在其他神父的协助下决定筹办另一所属于男性学童的天主教学校——现在位于怡保大草场对面的怡保圣米高中学 (St. Michael's Institution)。他在位于 Clayton Road 怡保大草场对面的香蕉村 (Kampung Pisang) 买下了一块土地, 并在那儿建立起了圣米高中学, 旁设一水井以供学生日常所需——那口水井也被保留至今。当时的学校只是一个木屋学校, 只有 19 名学生, 由 P.J.Morsinghe 先生出任校长, J.B. Coppin 神父只是负

⁸⁰ 见注 35。

⁸¹ 周芷君 (1993 -), 2015 年 7 月 26 日,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德修女子中学毕业生。

责管理，直到公交学校兄弟（修士）会的修士们于 1920 年前来接管之——那时的学生人数已有 327 人。后来，法国修士 Vernier Augustus 为该学校建盖了一所全新的近似德修女子中学的附拱形走廊的三层歌德复兴式校舍，于 1923 年竣工，耗费逾\$200,000（相对于现在的 7.5 百万令吉）。⁸²在历经了二战时期⁸³后仍屹立不倒的圣米高学校，拥有着全吡叻州——甚至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校园，且已经成为了吡叻州的旅游必去之处之一，它也成为了怡保城内其中一个历史遗产。相传，此学校礼堂舞台底下有一条直达德修女子中学的秘密通道，疑是在二战时期修士们用来躲避日军与运送家具到另一所学校之用，但此传闻并未经过任何考察与证实。⁸⁴

相对于属于全怡保城信徒的圣米高学院而言，尔后两届的 J. Salvat Fourgs 神父则为了降低华社间的文盲率，⁸⁵决定贡献出教堂对面的附属楼，并联合当地华社与教会代表，于 1934 年 9 月 1 日创办了一所只供华社男孩就读的怡保三德

⁸² 见注 35。

⁸³ 圣米高中学（St. Michael's Institution）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英军的战争流动医院，其中校舍在日军宣布战争后的第 15 天为日军空投轰炸而毁掉大部分屋顶和建筑，那时的公交学校兄弟（修士）会的修士也只好到附近约 2 公里外的圣米高堂暂时避难三日。日军占据该校舍后，令之成为了日本民政局（日文：Perak Shu Seicho；英文：Japanes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Perak），其中恶名昭著的宪兵队（Kenpeitai）也曾以此为根据地直到 1945 年 9 月 24 日日军投降时为止。

资料来源：*History of Perak: St. Michael Institution*, <http://prehistoricperak.blogspot.com/2010/12/st-michael-institution.html>。

⁸⁴ 洪建成（1992 - ），2015 年 7 月 26 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圣米高学校毕业生。

⁸⁵ 当时的怡保处于近打河流域，是马来西亚盛产锡矿的地方，享有“锡都”美誉。那时锡矿工业的矿工多是从中国下南洋来的，他们通常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或渔民，被所谓的招公馆（俗称为猪仔馆）等中介公司欺骗或诈骗，签下了不平等契约，成为了待卖去海外进行刻苦劳动工作的“猪仔”，因此绝大数的他们都是文盲。为了减少社会问题，以及华人“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思想，J. Salvat Fourgs MEP 神父决定筹资办起教育，华社也乐于为之贡献财力及物力。

⁸⁶小学（现名：SJK(C) Sam Tet）。那时学生有 44 名，老师 3 名，由黄静山先生担任校长 1952 年，司铎则任该校永久监督。1952 年，三德开始接受初中一学生两班，从此中学部（现名：SMJK Sam Tet）正式成立。与小学部一样，由于繁忙的事物与圣米高堂司铎任期的不稳定性，司铎只是该校的董事长，校长另有其他人选，而当时的第一任校长则为王润修士。从此，三德中小学历届的董事长一职便由圣米高堂的司铎所担任。⁸⁷1957 年，三德中小学正式转型成功，成为了国民型学校⁸⁸。1971 年该中学也开办了中六课程，迎来了 37 位男女中六新生。鉴于其卓越的学术与课外活动表现，三德国民型中学也在今年荣膺政府所颁的“卓越模范学校”（Cluster School of Excellence）殊荣。⁸⁹

第二小节 原住民援助计划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个拥有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她主要由三大民族——即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包括原住民所组成。除了著名的沙巴砂拉越卡达山杜顺（Kadazan Dusun）、巴瑶族（Bajau）、伊班人（Iban）

⁸⁶ “三德”，指的是基督教里的三种良好品德：信、望、爱。信德，代表着对上苍的态度；望德，对生活的渴望；爱德，对人类的博爱。从而可看出当初创校人对学生的期许。

⁸⁷ 见注 35。

⁸⁸ 由于多元化的族群所造成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上的不同，再加上英国殖民时期时英国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各族所产生的教育源流与制度也都有所不同，从而发展出了不同源流的学校：以培养殖民地所需的行政人力为主的英校、马来伊斯兰宗教学校、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等。后来马来亚独立后，为了方便统治，国会便制定了《1961 年教育法令》，好“将不同源流的学校集中在一种以国语为媒介语的全国性教育制度下”（引自何秋梅（2008），〈教育与国族建构：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初探〉，未出版硕士论文，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台湾，页 4 和 5）好消除“种族性”的中学。通过此制度，许多华文中学与淡米尔文中学出于经济等因素考量都纷纷接受了“改制”，成为华马或淡马双语的国民型中学。

⁸⁹ 郑宇恒（1993 - ），2015 年 7 月 1 日，怡保。三德中学毕业生。

等原住民外，其实单单论我国半岛各个山区便住着许多的原住民，如吡叻宜力 Sungai Karah 村、吡叻打巴 Sekam 村、吡叻宜力 Air Bah Lawin 村、金马伦高原半山冷力（Ringlet）的数个原住民村落等。⁹⁰

自国家独立以来，政府并没因为原住民的人数少而忽略了他们，反而总是在每五年宣布一次的“马来西亚五年计划”中有意无意的维护着土著的权益，更为明显的有在 1971 年时在“大马远景计划一”底下推出的一个为期 20 年的“新经济政策”，其中更是很好地诠释了作者的论述。其后的“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更成了维护土著股权配额的新代名词。然而，这些个所谓的政策却拥有着种种无可避免的缺陷，如贪污、偏袒、滥权、裙带关系等，导致这些政策事实上成为了只为照顾一小部分马来人而存在的美好烟雾弹，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了我国真正土著⁹¹——原住民的贫穷问题。⁹²

⁹⁰ 汤松根（1964 - ），2015 年 7 月 17 日，Sekam 原住民村落。“原住民之友”援助计划负责人之一。

⁹¹ 倘若根据字面上的意义而言，“土著”（bumiputra）一词在《最新汉语大词典（修订版）》的解释是“世代居住本地的人”（联营出版有限公司，2002：1153）。但据我国政府的官方说辞，马来人（Malay）其实也包含在“土著”一词中，因此在一些官方政策中都隐约可见偏袒于此方之处。因此在我国一些非官方文书或报道上，人们已经习惯以“原住民”（Orang Asli）一词解说真正“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之意，好与“土著”一词进行区分。

马来人种的起源说，在历史学界中也尚无定论。但基本上主要有两种说法：起源于中国云南或马来群岛。在中国云南起源说里里，他们认为马来人的祖先（也称南岛人[马来文：Indonesian]）分批从云南迁徙至马来群岛。据考证，其文化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前者就连我国中学历史课本都有所介绍，因此广为大众所接受；后者的支持者有 J.Crawford、K.Himly、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和 Gorys Keraf 等学者，他们在爪哇岛发现的维杰人（马来文：Homo Wajakensis）和梭罗猿人（马来文：Homo Soloinensis）化石表明马来人起源于马来群岛，特别是可能来自爪哇岛，但此说法在我国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

（资料来源：〈马来族〉，环球网 http://country.huanqiu.com/compare/index/bid/1223/cid/64/fid/585/tid/53#anchor_1223。）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存在许久，群众有心想伸出援手却有心而无力。圣米高天主堂教友为此自发组成了一个原住民援助组，专为附近可及的原住民村落进行援助。就在今年，此援助组已经获得檳城教区主教施恩天所承认，加入了其所领导的“吡叻总铎区原住民协会”，并开展出了一个名为“原住民之友（Sahabat Orang Asli [SOA]）”的非盈利援助计划。

此计划由 2013 年初开始实行，至今已有两年。起初只是由于数位爬山同好员在认识了金马伦高原 Ringlet 区的 Sekam 村（Kampung Sekam）原住民，在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后所做出的友好性资助，后来便向圣米高堂堂区领导组织——教务促进会反映，希望后者能伸手援助他们。堂区便决定向教友征求物资与资金，并组成一支志愿者队伍前往该村落。

据汤松根先生从村长处得知，Sekam 村及其附近一带居民在二战时期（约 1940 年）便属于英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在国家独立后政府以“上缴身份证”为条件同意提高原住民们的生活水准——也就是强制将村民从基督教卫理公会信徒（Methodist Christian）改为穆斯林信徒。在拒绝政府的提议后，该村落人民的生活水准与附近其他村民相较之下落后了不少，再加上他们的村落处于最为深入的森林区，导致他们基本上是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政府后来又大肆砍伐树林，将树桐卖于华商之余贪下几亩又几亩的土地，又将附近的河流

⁹² 黄孟祚（年日不详），〈从《2010 巴贡协议》看原住民贫穷问题〉，<http://www.uca.org.my/v12/2012-09-12-05-48-00/2012-09-12-08-22-13/2012-09-12-08-38-04/2979-2012-11-05-07-23-39>。

堵塞，好圈养专供马来人捕捞的鱼群，再加上山上金马伦高原的繁荣，使肥料等化学药物污染了为数不多的河流，这种种使得他们的生活日渐艰巨。⁹³

在“原住民之友”计划下，一群志愿队在短短了 2 年内已经陆陆续续的为他们提供了不下二十次的援助，其中包括拉电、修路、提供太阳能设施、完善水源系统、建浴室卫生间、免费医疗服务、修剪头发以治疗头虱、办学校、寻找就业机会等。由於该地区完全没有自来水和电流供应，也没有完善的柏油路，所以单单是上山进入村子都成了颇为艰巨的工程。近来该组织特别注重他们的儿童教育问题，决定免费提供两位筛选出来的村民修读儿童教育课程，同时到怡保玛利亚幼儿园（Mariaville Kindergarten）实行，好将来能回乡为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汤先生声称，此计划最重要的宗旨是在于培养村民们的自豪感（Pride）——也所幸村民们虽穷困却也极有尊严，并不肯接受在他们眼中等同于施舍的民众捐款——因此在一开始给予其物资以救助（Feed）村民后，便开始提供他们教育（Education）机会，以求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独立（Independent）起来。⁹⁴

除了 Sekam 村，今年年中该堂区组织又相继拜访过宜力 Sg Karah 村与 Air Bah Lawin 村，为他们进行大同小异的援助。

⁹³ 见注 89，汤松根先生转述自 Sekam 村村长。

⁹⁴ 见注 89。

第三小节 其他

除了以上所述活动，该圣米高天主堂第七任司铎——J. B. Coppin 神父也是一位颇为务实之人。他在教堂范围内种植了约 200 棵橡胶树（又有一说为椰树），为部分教友提供了一些收入，所得余额除了成为教堂日常维持基金，一部分也拨为社区服务基金。此外，在那个电讯媒体落后、宗教学校与宗教团体皆无的时代，他还在教堂范围内建立起了一所要理中心为信徒解决宗教难题。后来，他还投资了 15 元购买人力车以改善当时的交通设备。这放在当时那个主要交通工具为大象、小马、牛车等的怡保来说不可谓一项颇为可观的投资方案，同时也提供了些许的就业机会给当时的教友。⁹⁵

在当初创建德修女子中学时，该神父同时也鼓励 Prudence HIJ 修女在学校旁建盖一所修女院，与之紧紧相邻——除了一道大铁门将两方阻隔。此修女院本为圣婴修女会的修女们的静修处，让她们在内进行日常静修，同时也好方便部分修女到学校进行授课。后来，此所修道院逐渐成为了一所照样百名华印裔孩童的大型孤儿院。一些较为健康的孩子们一旦到了入学年龄便会自动成为该校学生，成年后即离开到外就职。隔壁的学校由于到处都有孤儿住处的踪迹，曾经一度与孤儿院融为一体，后来由于人数逐渐减少而退守至校园的一角落处。40 多年前，该修道院由于人手短缺而停止收留孤儿，现也只留下一些聋、哑、盲、智力不足或行动不便的十数名老妇，以及一些修女照顾她们的生活起居。现在这件孤儿院已经转型成了“星星弱势妇女宿舍”（Asrama Bintang Rumah Wanita Cacat）。近年来他们的生活也越发简单，除了星期日到对面的圣

⁹⁵ 见注 35。

米高天主堂参与弥撒外便大都留在修道院内，偶尔该堂区教友也会自发去探望他们。由于经济拮据以及种种原因，该修道院决定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与坐落在吉隆坡的姐妹院合并，并在雪州咖啡山（Bukit Nanas）建立新地点安置他们。⁹⁶

另有，本天主堂第 34 任司铎——Pierre Narbais 神父，他由于曾在中国服务多年，精通中国传统药房及草药治疗，闲暇时偶尔也会为教友进行义诊服务。在被岩石山岭环抱的怡保城，虽然并不缺乏水源，但对一些较为内陆的地区而言，水也是一个重要却较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源。此时，精于用“占卜杖”⁹⁷寻找地下水源的 Narbais 神父便为此惠及了很多当时极多的发展地区。⁹⁸

除此之外，该堂区信徒在平日也会在集结完所需物资后组团到怡保城或附近的福利机构进行物资、资金、与人力资源援助等活动，如怡保狮尾老人院、怡保幸运之家残障儿童福利中心、怡保新福村老人院等。而每临圣诞节，便会到怡保唯一一家天主教医院——怡保花园法蒂玛医院⁹⁹——进行探访与传报耶稣诞生的喜讯，这个也可以说是其中一种宣传教会教义的方法。除了日常的资源援助，该堂区的教友在今年所发生的天灾后也纷纷慷慨解囊，伸出援手。根据檳城教区所记录的赈灾款项数额，圣米高堂区教友在 2013 年的菲律宾海燕台风

⁹⁶ 见注 37。

⁹⁷ “占卜杖”又称为“地灵尺”或“道辛棒”，英文名为“Dowsing Rod”，起源于英国，是一种很神秘的占卜工具，用来探测地下水源等地下物藏的传统方法。探察者手持分叉棒或摆钟等器具走过所测地段，并观察所用器具的摆动。此法曾在上世纪的欧洲人间颇为流行，但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无定论。

⁹⁸ 见注 35。

⁹⁹ 这所医院于 1974 年 12 月 6 日由吡叻苏丹正式开幕，天主教教会曾在怡保建立许多家医院与诊所，后来檳城教区认为怡保并不需要如此多的诊疗中心，便只留下这所医院继续为怡保的民众服务，方便将资金与人力集中在一起。这所医院也附有一间祈祷室供基督徒祈祷。在附近的永援之母天主堂建立以前，医院里的基督徒都会在星期一到该祈祷室参与弥撒。

灾害时筹到了 RM20,852 的款项；2014 年时的吉打大水灾时的款额也有 RM10,000；在今年所发生的尼泊尔地震中，其耶稣会救灾团体也已经证实收到了该堂区教友所捐赠的 RM55,284.90。¹⁰⁰然而，这些赈灾捐款并非交由当地政府进行拨款，而是交由当地堂区，由其决定该款项的去处，如给予基本帮忙、临时住所、粮食分配、修复居所、建立基本设施等。

圣米高堂有一个青年团，有中英文组之分，团员的年龄介于 13 岁至 25 岁。其中中文组青年团所开设的乐器兴趣班成功吸引了怡保城学校青年参加。该兴趣班设有钢琴教学、吉他教学、夏威夷吉他（Ukulele）及爵士鼓教学，后来钢琴教学因为师资短缺问题而被迫暂停。这兴趣班在每星期日的下午时段开始上课，由谙乐器的教友免费教导，一开始的成立只为在青年团日常聚会时的表演而办，后来不知不觉中便开始公开给非教友参加，直至今日，该乐器兴趣班已经吸引了约 30 余位教友与非教友青年的参与。

每个宗教组织都是以向社会散发慈善光辉为目标，藉以达到宣传教义的目的。然而，在宣传教义时，有时可能因为教义传播者或信息接收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导致误会产生。而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明显在这方面也做足了功夫，兼顾了教会与社群的利益。

¹⁰⁰ 见注 37。

第五章 结论

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时便由圣保禄宗徒以延续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义为基础而正式成立。1054 年，基督教分裂出了东部东正教与西部公教会（天主教）。天主教会的教义基本上是围绕着《旧约·圣经》而走，因此，他们比其他支派的教会更注重“三位一体”论、天主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论、末世论等。这些教义是天主教会的中心思想。

1662 年，由于泰国政权交替所形成的社会动乱，使基督信徒备受迫害与驱逐，因而成为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将天主教传入马来亚的契机。1890 年，天主教在怡保创立了第一所教堂——怡保圣米高天主堂；露德圣母天主堂也于十年后成为怡保第二所天主堂；永援之母天主堂则是才诞生了 40 年的新立教堂。梵蒂冈总部 1955 年决定将马来亚的教会划分为三大总教区和六个教区，好方便管理该地的天主教教会。

笔者便从堂区创建年份、创建团体、所属教区、主要信徒种族、语言、信徒总人数、基信团数量、堂区组织数量和弥撒时间方面将圣米高堂、露德圣母堂和永援之母堂进行了一个较为彻底的比较研究。希望能够藉此对怡保天主教信徒的堂区选择概念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显示，早期的信徒由于“种族性教会”的缘故导致华人信徒都选择成为圣米高堂教友，而印度人则比较偏向于注重淡米尔文的露德圣母堂。直到近 40 年来，以地缘为主要考量因素的永援之母堂的成立，成功将住在该教堂附近的教友从前两所教堂吸引回来，并为此特设了拥有四大语言（英语、淡米尔语、华语及马来语）的弥撒。

笔者也以怡保圣米高天主堂为例，对天主教如何面对华人信徒的死亡及祭祖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回答做出了一个概念性的叙述。此外，笔者也总结了一下檳城教区天主教会如何通过圣米高堂在社群方面如学校、原住民援助计划、孤儿院、赈灾捐款和青年团活动等的贡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祭祖礼方面，天主教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基督徒不赞同祭祖仪式”，反而认为这只是一个象征与纪念的礼仪行为，毫无宗教性质可言，因此，祭祀礼仪如上香、食用祭祀品是被允许的。圣米高天主堂在很多年开始便已经开始便会在除夕夜与农历新年中庆祝“新春弥撒”，并在弥撒接近尾声时举行“祭祖礼”，实行上线香、向先祖灵位牌等祭祖礼仪。这可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族文化中肯定拥有民族感情，而宗教的外在形式，本就摄取于人类文化形式与情感。因此，两者非但不会造成任何冲突，反而可以互相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本地文化的本地化教会。

参考文献

一 教会记录

1.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档案，1890 – 2015。
2.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骨灰安置所记录档案，1994 – 2005。
3.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殡葬记录档案，1890 – 2015。
4.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婚姻记录档案，1890 – 2015。
5.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本土人士受洗纪录，1890 – 2014。
6.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教会西方人士受洗纪录，1930 – 2014。
7.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新春弥撒司仪稿，2015。
8.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治丧所使用记录档案，1978 – 2015。
9.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受洗记录档案，1905 – 2014 。

二 专书

1. 【清】王先谦（1988），《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 吴莉苇（2007），《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晏可佳（2004），《中国天主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4. 《最新汉语大词典（2002 年修订版）》，马来西亚：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5.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圣经》。
6. Cheah Jin Seng, 2008, *Malaya 500 Early Postcards*,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7. Diocese of Penang, 2005, *Golden Jubilee Diocese of Penang*, Malaysia: Percetakan U-tech Sdn Bhd..
8. Rev Felix George Lee, 1963,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alaya*, Singapore: The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td..
9. Robert Hunt, Lee Kam Hing, John Roxborough, 1990,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A Denominational History*,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

三 报章文章

1. 周煦钊，柯鸿海（2013），〈华人会党不是黑社会，他们是吉隆坡槟城开拓先贤〉，《南方日报》第 A21 版，〈深度·文化观点〉，2013 年 3 月 12 日，页 1。
2. Unknown, "Tin Mine Sold for \$1,275,000", *The Straits Times*, 11 April 1959.

四 学位论文

1. 聂利（2010），〈中国祖先崇拜与圣经运用：晚清礼仪之争研究〉，未出版哲学硕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2. 何秋梅（2008），〈教育与国族建构：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初探〉，未出版硕士论文，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台湾。

五 期刊论文

1. Carol Luebering 著、李嘉怡译，〈万民四末：死亡、审判、天堂、地狱〉，《信仰更新》，2002 年第 12 期，页 5-8。

六 网络资料

1. Daniel Liew（2008），〈天主教简介（马来西亚）〉，2015 年 7 月 19 日
阅自 <https://youtu.be/5chplowG4GQ>。
2. 梵蒂冈广播电台（年日不详），〈天主教历史浅谈·下册〉，2015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 阅 自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churchhistory/storiaconcis/2storia00.html>。
3. 黄孟祚（年日不详），〈从《2010 巴贡协议》看原住民贫穷问题〉，
2015 年 7 月 20 日阅自 <http://www.uca.org.my/v12/2012-09-12-05-48-00/2012-09-12-08-22-13/2012-09-12-08-38-04/2979-2012-11-05-07-23-39>。

4. 刘赛眉修女（1992），〈圣母“无染原罪”的意义〉，2015年8月1日
阅自 <http://www.dolf.org.hk/hotline/faith/43712.htm>。
5. 潘国忠（1999），〈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介〉，2015年8月1日阅
自 <http://www.peterpoon.idv.hk/faq/004.pdf>。
6. 主徒会恒毅月刊出版社（年日不详），《天主教英汉袖珍辞典》，2015
年 6 月 22 日 至 8 月 6 日 阅 自
<http://www.jiamo.org/Collection/Dictionary/Dictionary.aspx>。
7. 〈马来族〉，环球万国，2015年8月17日阅自
[http://country.huanqiu.com/compare/index/bid/1223/cid/64/fid/585/tid/53#
anchor_1223](http://country.huanqiu.com/compare/index/bid/1223/cid/64/fid/585/tid/53#anchor_1223)。
8. 〈神父：敬祖先非拜神，天主教堂新年又上香〉，《光明日报》，2007
年 2 月 19 日，2015 年 7 月 29 日 阅 自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8723>。
9. 〈说文解字〉，《汉典大词典&康熙字典》知网版，2015年6月22日至
8月6日阅自 <http://hd.cnki.net/kxhd/Ads/SWJZ>。
10. 〈天主教教理·卷一·信仰的宣认·我信永恒的生命〉，2015年8月1日阅
自 http://www.vatican.va/chinese/ccc/ccc_zh-t-1020.pdf。
11.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官方网站，2015年6月28日至8月10日阅自
<http://www.smcipoh.com>。
12.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官方网站，2015年6月28日至8月10日阅自
<http://ololipoh.webs.com>。

13. 怡保永援之母主天堂官方网站，2015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10 日阅自
<http://www.omhip.org/home.html>。
14. JAG, *Ipoh Echo (Archives): Church's Heritage Gallery*, 22 Augst 2015 studied
from <http://www.ipohecho.com.my/v2/2011/12/21/churchs-heritage-gallery/>。
15. *History of Perak: St. Michael Institution*, 22 August 2015 studied from
<http://prehistoricperak.blogspot.com/2010/12/st-michael-institution.html>。

附录

一 表

表（11）：受访者名单及其详情

受访者	受访者 出生年份	采访日期	采访地点	受访者职务
Annie	1980	2015年8月1日	圣米高堂 办公室	圣米高堂 办公室职员
陈秀云	—	2015年6月21日	圣米高堂	圣米高堂 华文促进会主席
洪建成	1992	2015年7月26日	圣米高堂	圣米高学校毕业生
李玉芬	1960	2015年7月26日	圣米高堂	—
刘开祥神父	—	2015年7月26日	圣米高堂	圣米高堂本堂司铎
汤松根	1964	2015年7月17日	Sekam 原住 民村落	“原住民之友”援 助计划负责人之一
郑宇恒	1993	2015年7月1日	圣米高堂	三德中学毕业生
周芷君	1993	2015年8月6日	圣米高堂	德修女子中学 毕业生
朱兴文	1959	2015年8月2日	永援之母堂	永援之母堂华文组 开拓先锋之一

表（12）：怡保圣米高天主堂（Church of St. Michael, Ipoh）

中英文组基信团表

语言组	基信团	
中文组	昆仑喇叭基信团 暗邦区基信团 波赖区基信团 斗华新村基信团	兵如港基信团 乒乓花园基信团 美景园基信团 松俊花园基信团
英文组	安邦基信团 大红花花园基信团 1 东旋花园 / 吉灵当基信团 信托局基信团 松俊花园基信团 兵如港基信团 大和园基信团 2 新孟加拉基信团 文墨园美景园基信团 维多利亚花园 / 鸣山花园基信团	翠林城基信团 大红花花园基信团 2 昆仑喇叭基信团 卫星市基信团 高尔夫球花园基信团 大和园基信团 1 孟加拉基信团 1 / 2 敦依士迈花园基信团 沙田园基信团 高尔夫球花园基信团

表（13）：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Our Lady of Lourdes, Ipoh）基信团分布表

区域		地段	基信团名称	
北部	A 区	美罗花园 Taman Meru	N1	Taman Meru Jaya & Taman Jati (St. Dominic)
			N2	Taman Meru 2B (St. Lucy)
			N3	Jelapang Jaya (St. Mary Magdalene)
			N4	Bandar Meru Raya (St. Matthias)
	B 区	九洞重组村 Jelapang Tambahan	N5	Jelapang Tambahan 1 (St. Martha)
			N6	Jelapang Tambahan 2 & 3 (St. Philemon)
C 区	九洞庙街	N8*	Jalan Tokong & Jalan Aman (St.	

		Jalan Tokong, Jelapang		Justin)
			N9	Jln Simpang, Dato Ahmad Said & R. Murah (St. Monica)
	D 区	斯里宾花园 Taman Silibin	N10	Taman Sri Wani – Taman Silibin (St. Gabriel)
			N11	Taman Silibin 1 (St. David)
			N12	Taman Silibin 2 (St. Francis of Assisi)
			N13	Taman Puncak Jelapang (St. Veronica)
南部	E 区	文冬陈泰利村 Kg. Tai Lee	S14	Taman Birch (St. Richard)
			S15	Persiaran Silibin & Kg. Tai Lee (St. Agnes)
			S16	Sg. Pari Towers (St. Cecelia)
	F 区	文冬双溪巴里 Jalan Sg. Pari	S17	Jalan Spooner / Jalan Sg. Pari (St. Maximillian Kolbe)
			S18	Tamil Settlement (St. Henry)
	G 区	文冬巴里路 Jalan Bali, Buntong	S20*	Jalan Bali & Rimba Panjang (St. Ignatius)
S21			Jalan Klian Intan (St. Leo)	
S22			Jalan Sekolah (St. Rita)	
中部	H 区	斯里宾 Silibin	C23	Taman Alkaff & Taman Sri Tahan (St. Andrew)
			C24	Kilat Lane & Lorong Silibin (St. James)
	J 区	利华花园 Taman Rishah	C25	Rishah Raya (St. Clement)
			C26	Taman Tinggi (St. Zachariah)
			C27	Raja Perempuan Mazwin (St. Simon)
			C28	Persiaran Bekor & Buloh Emas (St. Mark)
			C29	Persiaran Rishah (St. Faustina)
	K 区	第一花园 Taman Pertama	C30	Taman Pertama Satu (St. Samuel)
			C31	Taman Pertama Dua (St. Luke)
			C32	Jalan Ng Song Teik – 1st Garden (St. Carmen)
C33			Hala Bekor 13 & 19 (St. Gerald)	
C34			Persiaran Bekor (St. Philip)	
东部	L 区	林园 1	E35	Jalan Summer 1, Silibin Baru,

		Lim Garden 1		Regat Silibin (St. Joseph)	
			E36	Jalan Summer 2, Solok Segar, (St. Rufus)	
			E37	Jalan Hassan, Lorong Kandy, Jalan Winter (St. Sarah)	
	M 区	林园 2 Lim Garden 2	E38	Jalan Taiping, Kinta, Dinding (St. Dorothy)	
			E39	Taman Muhibbah & Eden (St. Matthes)	
	N 区	櫻桃園 Taman Cherry	E40	Taman Cherry (St. Paul)	
			E41	Taman Merdeka (St. Christopher)	
	P 区	江沙路 Jalan Kuala Kangsar	E42	Taman Sin Lok & Ipoh Grove (St. Julian)	
			E43	Wing Onn 1 & 2 (St. Barnabas)	
			E44	Riffle Range (St. Augustine)	
	Q 区	他昔佳邦 Klebang, Tasek	E45	Taman Klebang Jaya (St. Francis Xavier)	
			E46	Taman Bertuah (St. Nathanael)	
			E47	Taman Mewah & Taman Ehsan (St. Michael)	
			E48	Taman Tasek (St. John)	
			E49	Taman Loke Lim, Sri Desa, Kg. Tawas (St. Stephen)	
			E50	Klebang Restu (St. Benjamin)	
	西部	R 区	直落高原 Teluk Kurin	W51	Teluk Kurin A (St. Christina)
				W52	Teluk Kurin B (St. Peregrine)
				W53	Buntong 1
				W54	Buntong 2
S 区		文冬 3 Buntong 3	W55	Buntong 3	
			W56	Buntong 4A	
			W57	Buntong 5	
T 区		文冬西部 Buntong West	W58	Buntong 4B	
			W59	Taman Buntong Jaya	
			W60	Ulu Buntong	
			W61	Taman Klebang Emas	
U 区		华林市 Taman Mas	W62	Taman Mas 1 & 2	
			W63	Taman Mas 3 & 4	
	W64		Falim Indah		
	W65		Taman Mas Jaya		

	V 区	文冬丽雅花园 Buntong Ria	W66	Buntong Ria
			W67	Buntong Ria 2
			W68	Desa Rishah
	W 区	黄金花园 / 龙马花园 Taman Wang / Gamelan	W69	Taman Wang & Gamelan
			W70	Taman Suria – Menglembu
	X 区	万里望新村 Bandar Baru, Menglembu	W71	Bandar Baru – Menglembu
			W72	Taman Klebang, Sepakat, Sentosa
			W73	Taman Arkid – menglembu
	Y 区	孟家兰盖 Pengkalan Gate	W74	Tmn Bukit Merah, Kg. Baru Impiana Adril
			W75	Pengkalan Gate

(资料整理自：怡保路德圣母天主堂官方网站 <http://ololipoh.webs.com/parish-set-up>)

* 该区号之前的一个区号本曾经存在过一个基信团，后来因为家庭数量不足或缺少领导人物而被解散，与其他基信团合体。

表（14）：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Our Mother of Perpetual Help, Ipoh）

中英淡文组基信团表

语言组	基信团	
中文组	怡保花园基信团 白兰园基信团 狮尾及华强园基信团	桂和园基信团 巴占基信团
英文组 (以圣人主保命名)	All Saints St Ann St Benedict St Francis of Assisi St John St Jude St Mark St Mary Magdela	St Alphonsus Ligouri St Augustine St Christopher St Francis De Sales St Joseph St Luke St Mary St Matthew

	St Paul St Ruth	St Philomena St Theresa
淡米尔文组	巴占基信团 1 白兰园基信团 狮尾基信团 2	巴占基信团 2 狮尾基信团 1

表（15）：怡保天主教堂联络方式

堂区	联络方式
怡保圣米高天主堂 (Church of St. Michael, Ipoh)	电话：（座机）05-2540176 （传真）05-2415437 地址：24, Jalan Gereja, 30300, Ipoh, Perak. 电邮：smcipoh@gmail.com
怡保露德圣母天主堂 (Our Lady of Lourdes, Ipoh)	电话：（座机）05-5279349 （传真）05-5276671 地址：45, Jalan Silibin, 30100, Ipoh, Perak. 电邮：olol@ololipoh.org
怡保永援之母天主堂 (Our Mother of Perpetual Help, Ipoh)	电话：（座机）05-2540176 （传真）05-2415437 地址：19, Jalan La Salle, Taman Canning, 31400 Ipoh, Perak. 电邮：omhip@gmail.com

二 附录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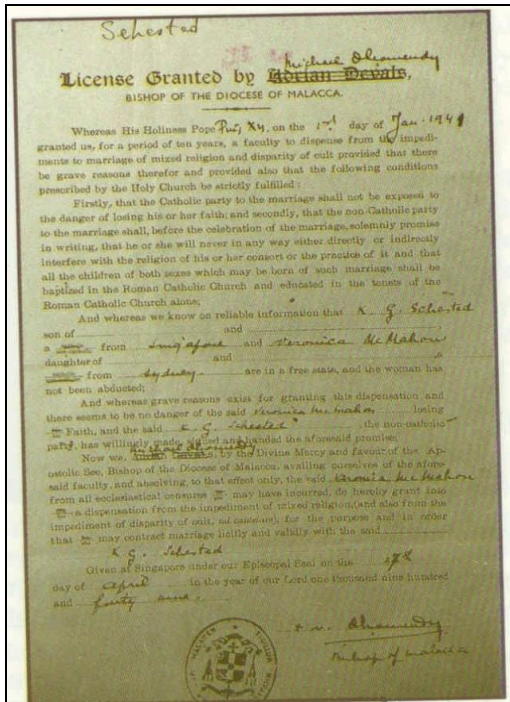


图 2: 1904 年授权于圣米高堂的婚姻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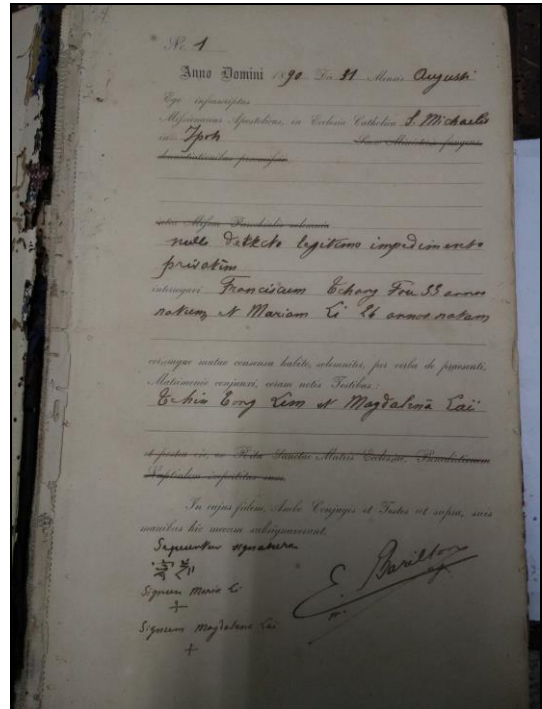


图 3: 圣米高堂第一场婚礼，1890 年 8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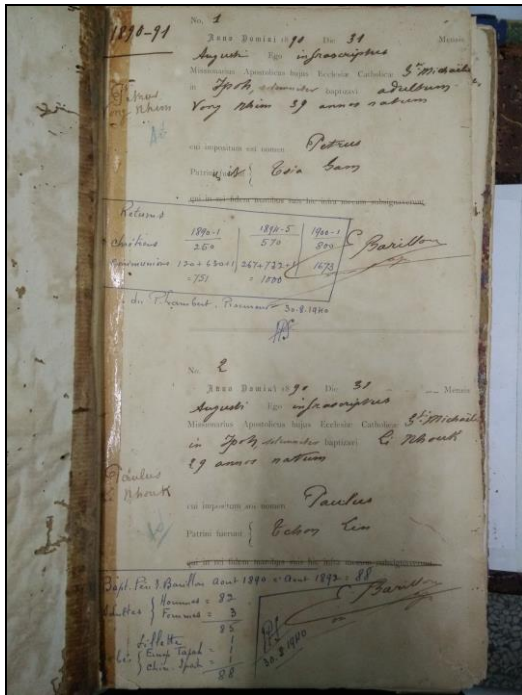


图 4: 圣米高堂第一场受洗，1890 年 8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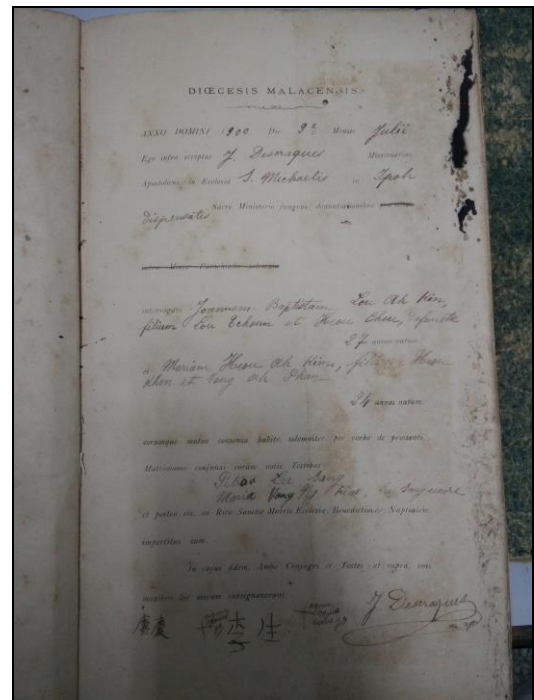


图 5: 圣米高堂早期受洗者之一，1900 年 7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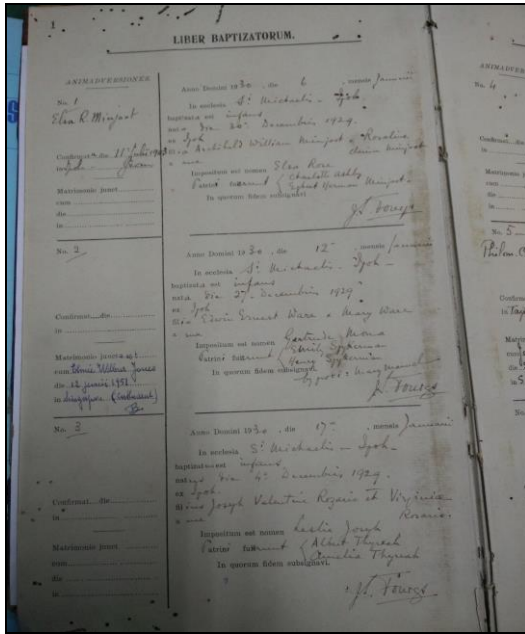


图 6: 圣米高堂早期的西方人士受洗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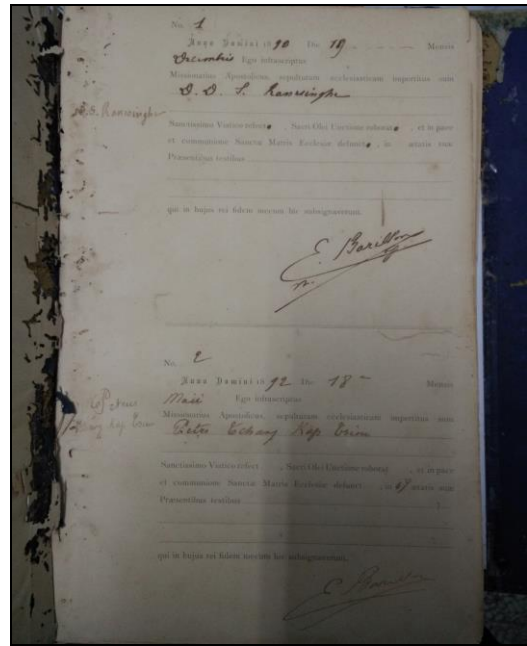


图 7: 圣米高堂第一个亡者（上部分），1890年12月19日

REGISTER OF BURIALS.					BURIALS.				
St. Michael's Ipoh					Diocese of Kuala Lumpur				
No.	Name	Age	Sex	Residence	Date of death	Cause of death	Name of interment	Date of interment	No. of grave
號數	姓名	年歲	性別	居住處	死亡日期	死因	安葬姓名	安葬日期	墳墓號數
1	Lee See Kuan	52	F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0
2	Lee Kuan	49	F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1
3	Lee Kuan	47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2
4	Lee Kuan	45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3
5	Lee Kuan	43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4
6	Lee Kuan	41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5
7	Lee Kuan	39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6
8	Lee Kuan	37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7
9	Lee Kuan	35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8
10	Lee Kuan	33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899
11	Lee Kuan	31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0
12	Lee Kuan	29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1
13	Lee Kuan	27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2
14	Lee Kuan	25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3
15	Lee Kuan	23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4
16	Lee Kuan	21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5
17	Lee Kuan	19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6
18	Lee Kuan	17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7
19	Lee Kuan	15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8
20	Lee Kuan	13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09
21	Lee Kuan	11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10
22	Lee Kuan	9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11
23	Lee Kuan	7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12
24	Lee Kuan	5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13
25	Lee Kuan	3	M	Chinese	1890-12-19	Smallpox	St. Michael's	1890-12-19	1914

图 8: 圣米高堂早期的亡者记录



图 9: 圣米高堂早期的受洗者与司铎、修士及修女们的合照



图 10 至 14: 圣米高堂从 1980 年至 2015 年的外观演变



图 15（上）：横在教堂大门石壁正中央的“万有真原”石雕字眼，自 1893 年建堂时便已存在，据说是康熙帝对天主的定义



图 16（右）：横在教堂大门石壁左右方上的“天主堂”字眼，也是自 1893 年建堂时便已雕有，代表着这是天主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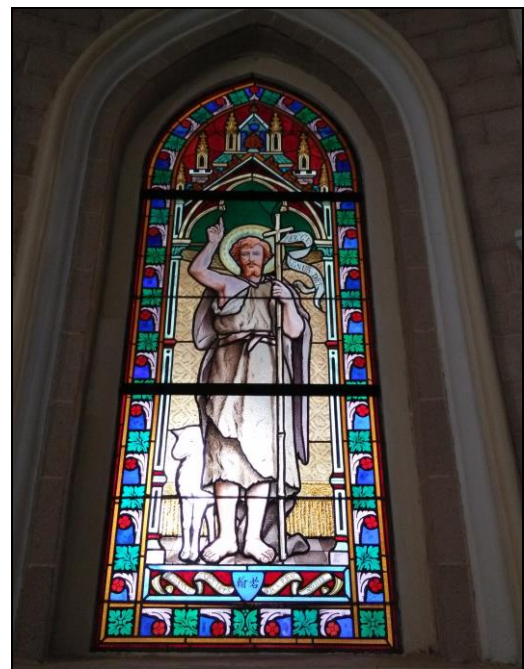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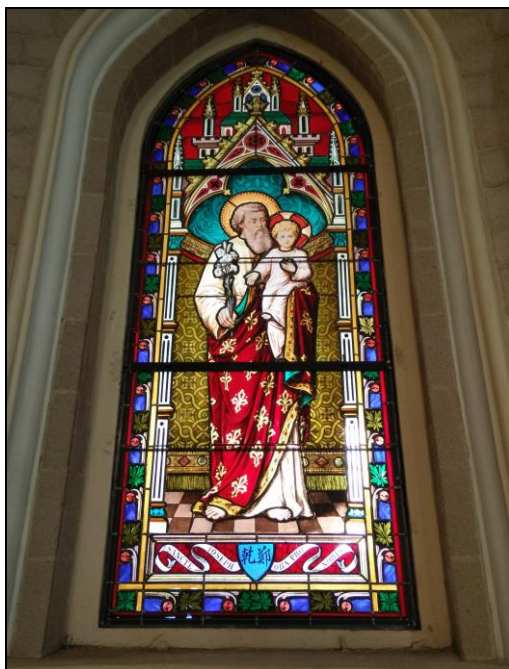


图 17 和 18：1893 年建堂时一起购买的彩绘玻璃，圣人画像下面印有“郑乾（Sancte Joseph Ora Pro Nobis）”（左）及“若翰（St. Joannes Baptista Ora Pro Nobis）”（右）字眼。与图 15 和 16 一样，证明着建堂者是华裔信徒

图 19（右）：建立于 1968 年的公教中心（Catholic Centre），当时位于现德修女子学校的右侧，现已遭拆除



图 20 和 21：自建堂时期所沿用至今的花式地板砖块，乃那时特地从法国运来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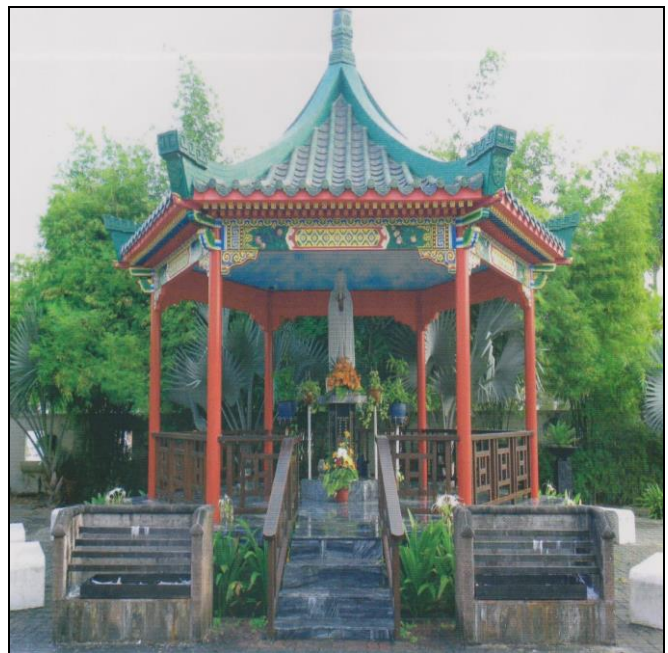
图 22（左）为旧时所建的活动中心，后来遭拆除，重新修建一座三层楼的活动中心楼（右图 23）



图 24（左）：建造于 1980 年中期的法蒂玛圣母六角亭具有浓厚的中国风。



图 25 和 26（上）圣母亭上的绿色瓦片及其上方之图案。图 27（右）则是经过修缮后的中国式法蒂玛圣母六角亭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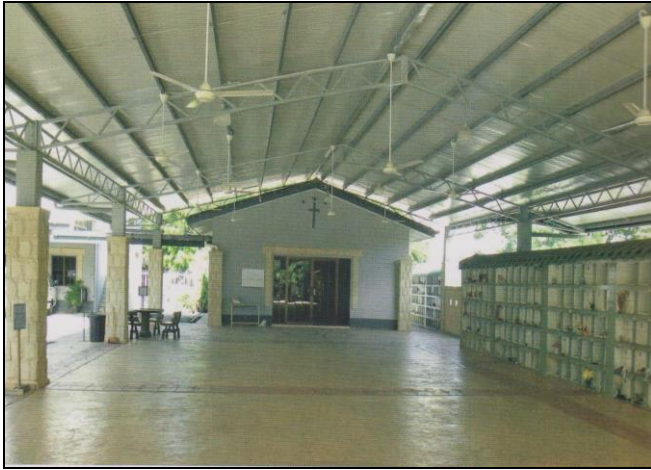


图 28（左）：圣米高堂治丧所及其户外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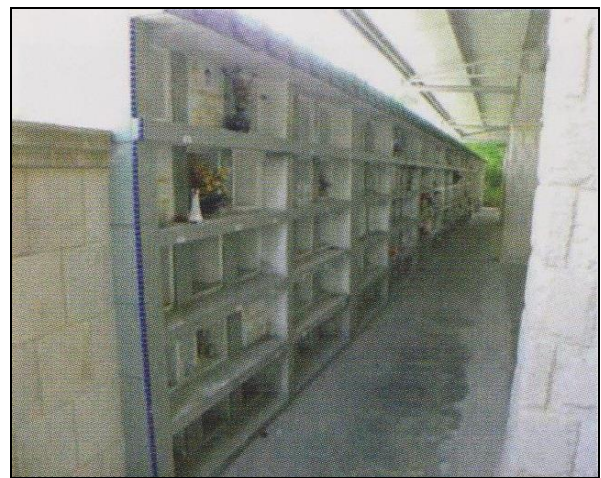


图 29（右）第一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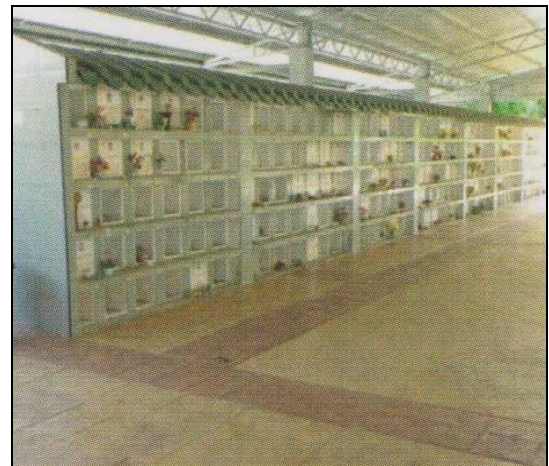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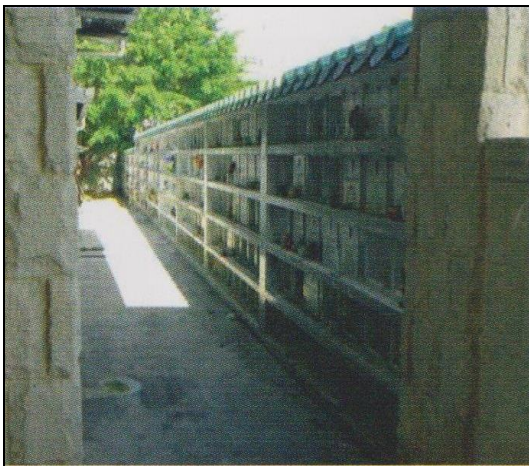


图 30 和 31 为第二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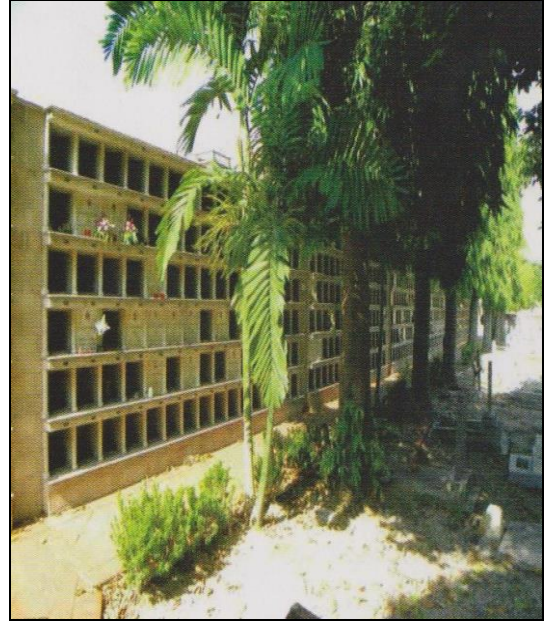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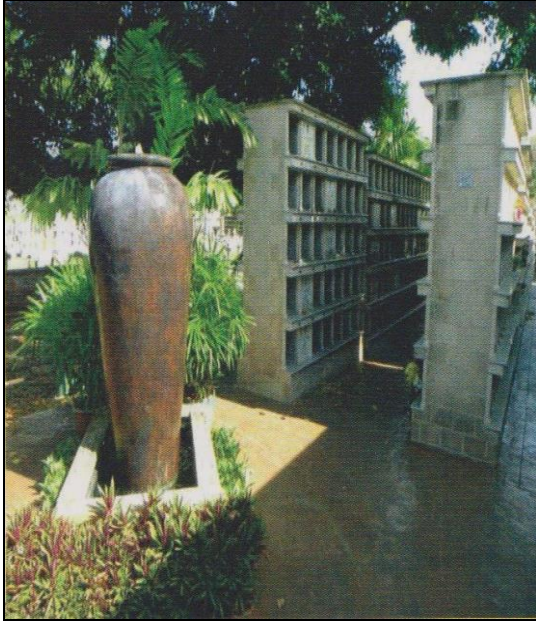


图 32 和 33 为第三阶段之骨灰安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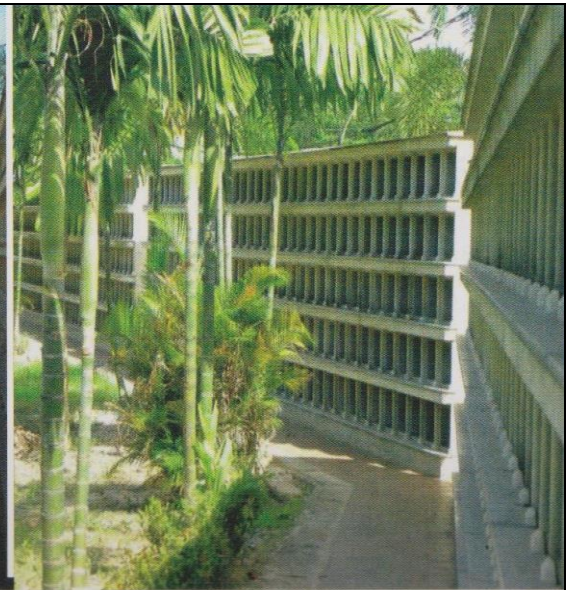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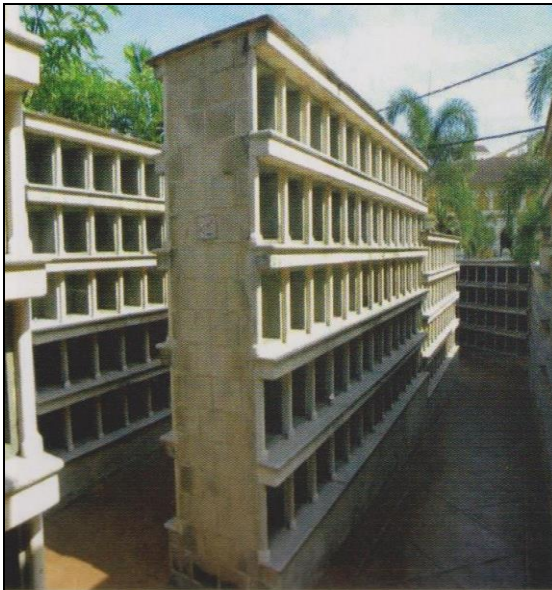


图 34 和 35 为第四阶段之骨灰安置所，至今尚未开放



图 36: 圣米高天主堂的坟墓，上侧所显示的是成人墓区，下侧是儿童（或婴儿）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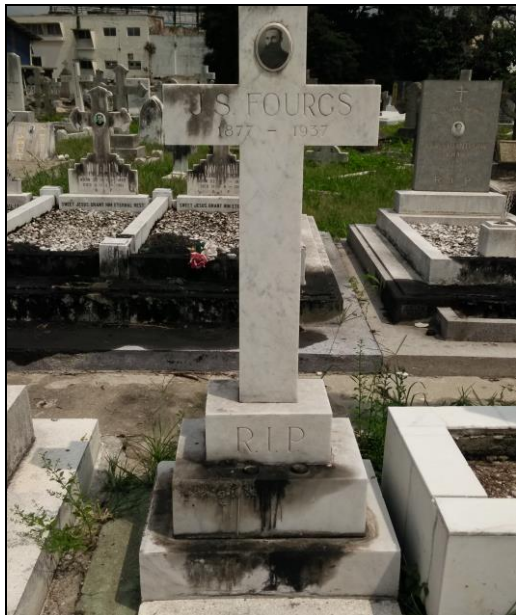


图 37: 于 1937 年逝世的三德学校创办人 J. Salvat Fourgs 神父之墓



图 38: 较为特殊的刻有籍贯的华裔基督徒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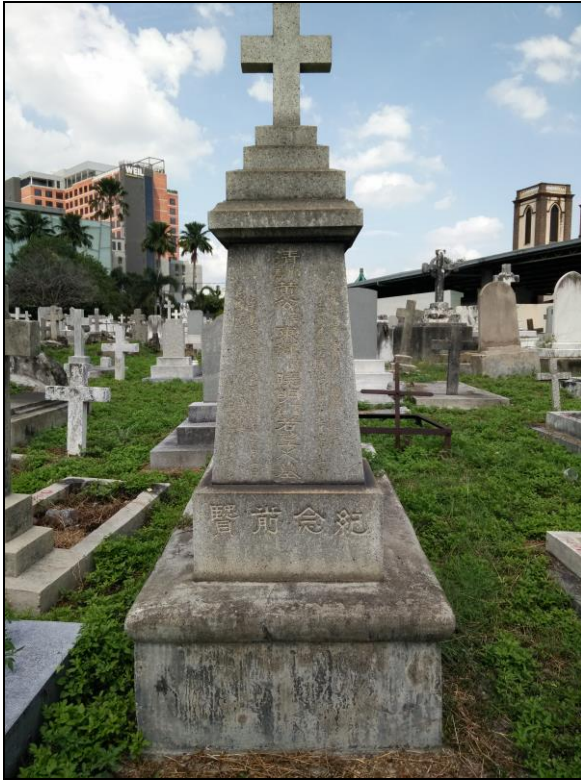


图 39：较为特别的墓碑，十字架上刻有：“纪念先贤”四字。下书：

原籍广东省 梅县 琯坑
 生于公元一千八百五十年正月一日
 显 字 孺 圣
 清 黄公 东辉 晓明 若望之墓
 考 名
 卒于公历一千九百〇八年三月二日
 民国二十八年腊八冬日重建
 孝男黄 等立
 ××



图 40：圣米高堂华裔信徒李玉芬（前排左二）跟随家族的扫墓方式，手握线香向祖先骨灰瓮所在方向鞠躬



图 41 至 43: 圣米高堂每年新春弥撒都会举行的“祭祖礼”。当三对象征着三代同堂的老中青教友向写有“诸天神圣列祖列宗”的先祖灵位牌行献香、献酒、及献水果礼后, 站在后方的神父便会带领全体教友一起双手合十向祖先行三鞠躬礼, 象征思慕与敬爱祖先之意



图 44: 圣米高堂 120 周年庆
由三德中学铜乐队带领的游行队伍



图 45 (上): 为 Sekam
村村民提供义诊服务

图 46 (中): 免费提供
给村民的药物, 主要药
物赞助商为怡保法蒂玛
医院

图 47 (左下): 笔者和
“原住民之友”参与者
与 Sekam 村村民的合照



图 48：正在与 Sekam 村村民学习竹篮编织法的笔者



图 49：露德圣母堂教堂外观演变

图摘自：Ipoh Echo (Archives): Church's Heritage Gallery,
<http://www.ipoecho.com.my/v2/2011/12/21/churchs-heritage-gallery/>



图 50: 露德圣母堂现有外观



图 51: 露德圣母堂新教堂外面右侧的露德圣母祈祷洞穴，信徒们前来祈祷。这洞穴造型据说是因为当初圣母在法国一座名为“露德”的小镇显现给贫家女伯尔纳德，嘱咐其念玫瑰经，为罪人祈祷，并使山间流出一道灵泉，以治病人



图 52: 露德圣母堂建堂纪念碑，1959年9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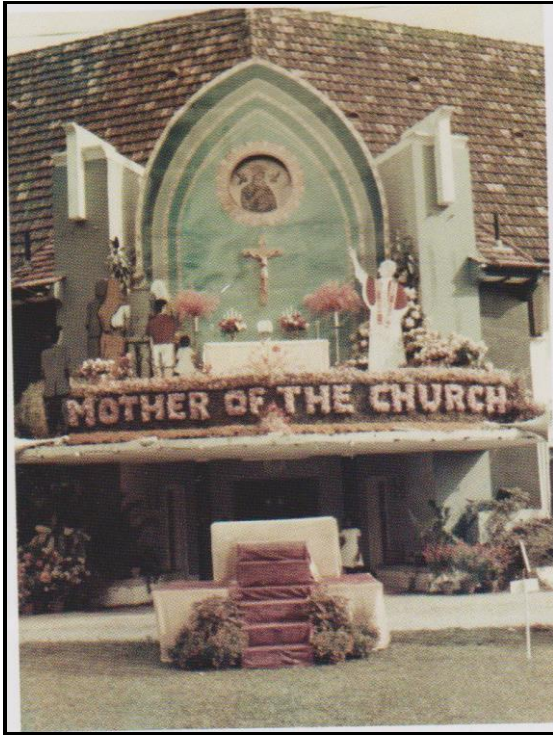


图 53：永援之母天主堂于怡保花园住宅区的前身，据说此地现在已被收购重建成怡保遗产酒店（Heritage Hotel）



图 54：狮尾老人院附属的小圣所，于 1996 年遭拆迁



图 55：1964 年于桂和园新建的永援之母堂



图 56：永援之母天主堂自 2012 年翻修后至今的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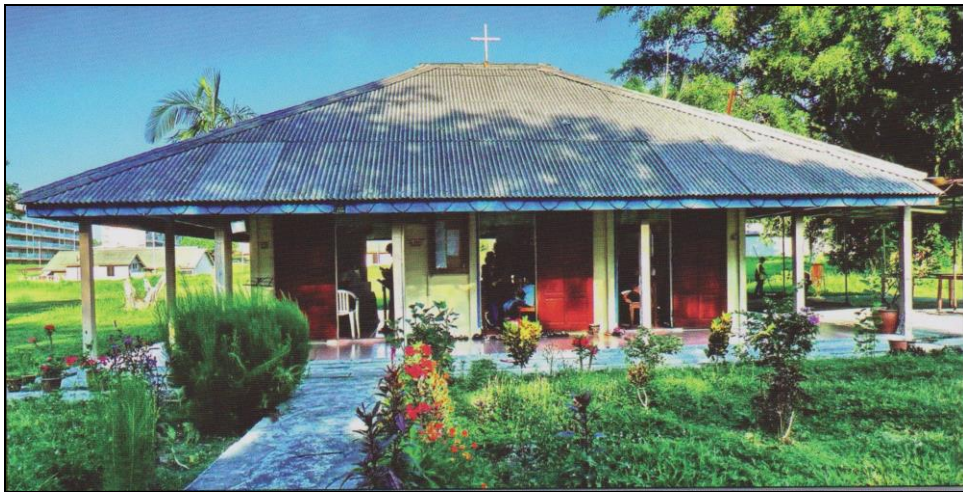


图 57：1980 年代于 Syed Putra 军营建立的 Ranger's Camp Chapel



图 58：司铎与信徒们于永援之母堂旧址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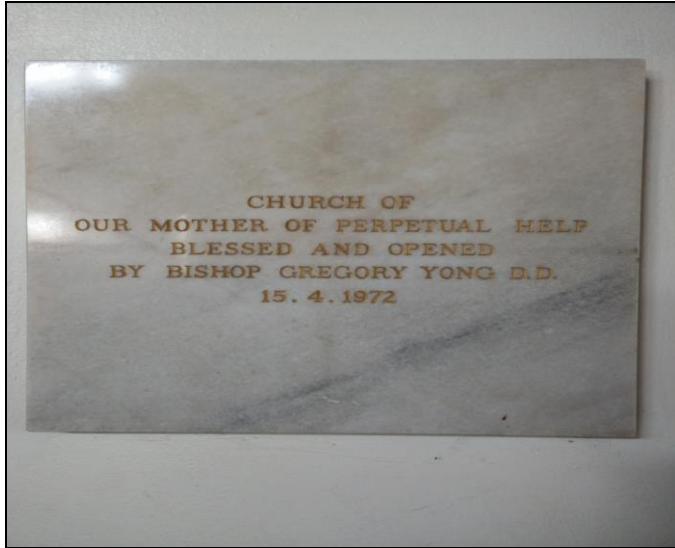


图 59: 永援之母堂建堂纪念碑, 1972 年 4 月 15 日



图 60: 永援之母堂翻修纪念碑, 2012 年 10 月 28 日

图 61: 永援之母堂堂区社区中心暨办公室纪念碑, 1978 年 4 月 23 日





图 62：永援之母堂牧灵楼纪念碑，2002 年 6 月 23 日



图 63：德修女子中学（Main Convent）明信片



图 64：圣米高级中学（St. Michael's Institution）明信片



图 65: 德修孤儿院 (Convent Orphanage) 明信片



图 66: 笔者正在永援之母堂采访朱兴文先生

